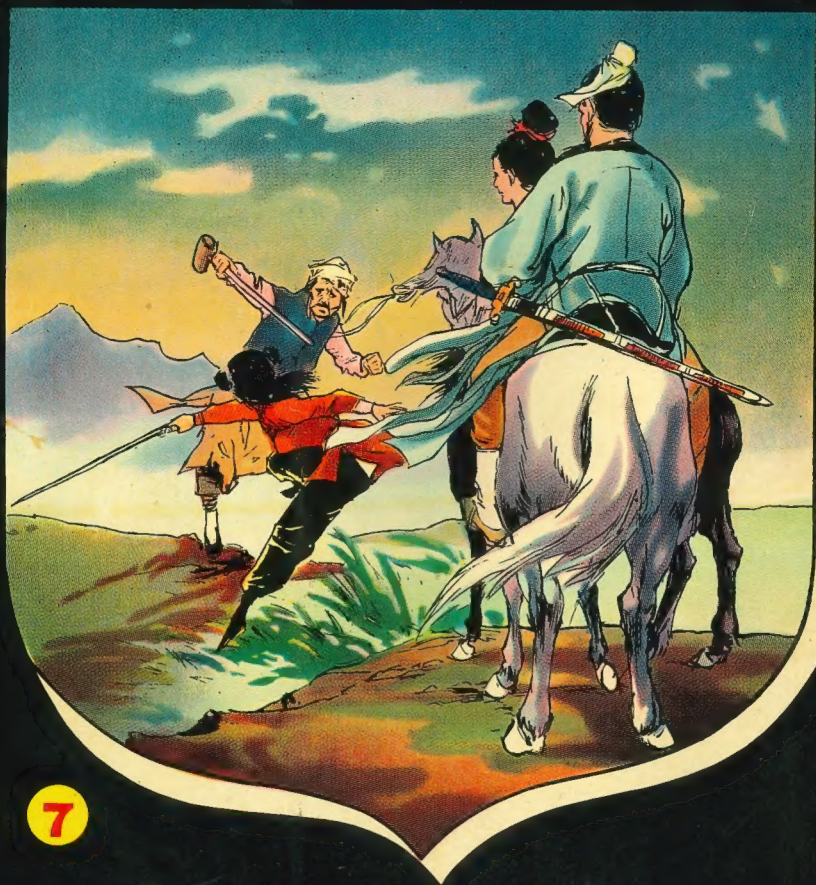


金鋒著



劍魂離母子



金鋒著

劍魂離母子

第七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卅一回：夕陽古道喋血染族譜……………四二九

第卅二回：荒岡鏖戰小俠逞英豪……………四四四

第卅三回：假欽差巧劫真皇帝……………四五八

第卅四回：智郡主計騙假和坤……………四七二

第卅五回：空屋明燈妙計誑侍衛……………四八五

第卅一回：夕陽古道喋血染族譜

那名叫東萊老怪的桶中怪人，陰陽怪氣的說道：「癩丫頭！你不用大驚小怪，我的功夫已經練到顛倒上下乾坤的火候啦！廢話少說，你這次到中原發了多少橫財，拿一半給我做見面禮吧！」癩道姑厲聲喝道：「放屁！那一個發橫財，那一個要拿錢孝敬你？五年以前，咱們在新疆羅布泊爾湖邊交過一次手，不分勝敗，你今天要再向我討教嗎？來來來，咱們再鬥三百回合！」她說着嗖的一响，由袍袖裡抽出那支烏金短劍來，身子微微一幌，颯颯兩聲，由樹頂飛掠下來，向那藏身木桶的怪人飛撲過去。

怪人雖然頭下脚上，藏身在鐵桶裡，兩隻耳朵却是十分靈敏，癩道姑才一聲身跳落，衣襟帶風的响聲，他已經聽出來，立即把鐵桶一搖，轟隆兩聲，打了一個跟斗，騰身跳後兩丈多路，這口鐵桶看去至少有幾十斤重，他却輕飄飄的一跳，罩在頭上的鐵桶，在他說來彷彿輕如無物，怪人却向地上一坐，就在他屁股向地一坐的剎那，振臂一拋，那具鐵桶離開怪人頭頂，直飛起來，向癩道姑飛去。

鐵桶一離頭頂，乾隆帝方才看清楚那怪人的面貌，只見他是個五短身材的老頭子，鬚髮如蝟，亂蓬蓬的，一張面孔宛如黃蠟，就像乾屍一樣，身上一件舊布短衫，破爛得不成樣子，東一條西一搭，露出來的身體，也是瘦骨嶙峋，可是他一舉手之間，把鐵桶拋過來，挾着一股勁風，顯見得這怪人氣力不小！癩道姑却是個行家，她看見怪人擲桶的時候，臂不內曲，分明是用指力發出，鐵桶平飛起

來，滴溜溜的急轉，顯然是藏了內勁，洪仙韻明白這一桶的來勢，十分猛驟，如果自己旁竄後跳的躲閃，那未嘗不可以，總是太過示弱，癩道姑天性倔強，她要給點顏色怪老人看，鐵桶向她飛來，她却兀立不動，等它快要飛到自己面前，陡的伸出那柄烏金短劍來，向着桶底一扎，只聽見叮噹兩聲，火星四濺，癩道姑這一劍竟把鐵桶格住，那巨大的鐵桶，就像雜技人耍的飛碟圓盤一般，滴溜溜的轉動，乾隆帝雖然沒有高深武功，看了也咋舌搖頭，因為癩道姑這烏金短劍一刺鐵桶，必定要刺着它的力點，方才可以抵消力道，不然的話，那怕有毫厘分寸的錯誤，這鐵桶不難一下撞中頭臉，不死也要重傷！癩道姑使了招「定陽針」格住鐵桶，冷笑說道：「一別五年，我以為你這老怪物，有甚麼了不起，除了把木桶改做鐵桶之外，不外如此，還給你吧！」說着提起左掌向桶底一拍，呼的一响，那鐵桶立即倒飛回來，向怪老人頭頂砸去！

怪老人喝了一聲：「好招！」兩手向地一撐，一個跟斗跳了起來，雙腿向上一拐，直踢起來，那姿勢就像打鞦韆一般，左腳踢着了桶邊，轟的一聲大响，右腳穿着了桶底，忽的一响，整個身體裝入桶裡，乍眼看去，就像空中飛人一般，乾隆帝看得喝了聲采！怪老人連人帶桶向地一滾，轟隆隆，捲向癩道姑的脚下，人未逼近，嘩朗，抖出一條奇形怪狀、週身掛滿尖刺的鐵鞭來，呼呼兩响，猛向癩道姑下三路掃到！

癩道姑冷笑說道：「幾年不見，老怪物原來練了這根打狗鞭，哈哈！」口說着話，手底下並不閒，嗤的一劍，「力劃鴻溝」，蕩開鞭身，反手一劍，「順水推舟」，刺向怪老兒右耳朵「竅陰穴」，斜削肩井，怪老兒連人帶桶向地一倒，轟隆隆，一連幾下滾轉，他在滾轉時候，已經呼呼呼的三

响，着地打出三鞭，癩道姑却用飄忽無定的身法，東閃西躲，連避三招，嗤嗤，回刺兩劍，兩下裡翻滾滾，在樹林裡鬥了三十多個照面，不分勝敗！

酣鬥之中，怪老人突然把雙手向地一撐，撲通，連人帶桶直跳起來，帶刺長鞭向空中一盤，呼的一响，向癩道姑當頭打落，這一下來勢猛惡之極！洪仙韻只好向後一跳，怪老兒陡的叫了一聲：「慢着！」癩道姑不禁愕然，只好停手，惡狠狠的問道：「東萊老怪，怎的打了幾十回合，就不再打？敢情是服輸了嗎？」那名叫東萊老怪的怪人冷笑道：「胡說！甚麼叫做服輸？你姓洪的本領，我寇東萊難道還不清楚嗎？不過再比下去，還是五年前那個老樣子，大家也比不出甚麼來，還是留為異日再決雌雄吧！喂！廢話少說，躲在大樹上的，是肥羊嗎？」癩道姑瞋目說道：「寇老頭子，不見了你許多年，怎的仍然不改賊脾氣？」寇東萊呵呵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吃過這一行飯，再也不能改的啊！老實告訴我一句吧，你剛才做的是甚麼買賣？」

原來這練桶子勁的老頭子，姓寇雙名東萊，是新疆出生的漢人，年青時候做了馬賊，後來升做馬賊頭領，可是他有一年在南疆和闐附近的沙漠裡，截劫一批商客，吃了一個漢人鏢客的大虧，幾乎連性命也送掉，經過這次挫敗，寇東萊負氣之下，逃進了念青唐古拉山，要想跳崖自殺，那知道就在這時候，遇了一個天竺國的僧人，把他救回，這天竺和尚是瑜伽派有名的高手，精通禪經佛理，看見寇東萊還在壯盛之年，就要尋死，便極力點化他，寇東萊恍然大悟，就拜在那天竺和尚的門下，跟從他練瑜伽本領，修心養性，這樣過了十多年，天竺僧人一病身故，寇東萊沒了管束，舊日的野性又漸漸發作，這時候他已經得到瑜伽密宗氣功的入門訣要，收伏了一隻禿鷲鳥，又在天竺僧人的遺物裡，找

着一本道書，可以無師修習，越發驕橫自恃，寇東萊索性製造了一隻木桶，把身體藏在木桶裡，着手練桶子勁，他這一套超卓獨特的武功，居然在南疆一帶，大放異彩，打倒好幾個成名英雄，寇東萊更加以爲了不起！天下無敵，做起獨腳大盜來了！癩道姑就在五年以前，曾經和寇東萊在白龍堆沙漠裡交手，拼鬥了大半天，酣戰三百多合，不分勝負，兩個一直打到精疲力盡，方才罷手，這就是他們兩人打成相識的經過，後來寇東萊到了南天山，無意中跟金弓郡主孟絲倫、伊麗娜遇個正着，恰好史劍虹兄妹在林中刺死了他養的禿鷲鳥，寇東萊看中了史劍虹所使的斷虹劍，借題生事，藉口那隻禿鷲鳥是他養的，自己靠牠獵食，給史劍虹刺死，要他的斷虹寶劍賠償，那知道他這一回撞在硬釘子上，非但奪劍不成，反而吃了史存明的大虧，連木桶也破做兩半，如果不是史存明有意留情，寇東萊已經斷送了性命！他本來是個量窄心毒的人，對這次敗在史存明手裡，認爲是有生以來的奇恥大辱！一心要想報仇，可是自己師傅死了，沒有明師指點，自己的瑜伽術不能夠再有進一步的造詣，寇東萊心不甘，就着那天竺僧人遺下的經書圖譜，盲目闖練起來，他另外打造了一隻鐵桶，練顛倒乾坤上下的功夫，經過幾個月的苦練，雖然有了進境，仍舊不符自己所願，寇東萊突然把心一橫，決意東來中土，找尋瑜伽派的高手，切磋琢磨，因爲西域人烟稀疏，武家高手寥寥無幾，中原文物鼎盛，藏龍臥虎，高人異士所在多有，自己只要耐心尋訪，不愁找尋不到，他主意決定後，便自離開塞外，直往中原，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，果然到了江南，那知無巧不巧，就在茅山脚下跟癩道姑洪仙韻遇個正着！

洪仙韻聽見寇東萊這樣的一問，哈哈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剛才正在做買賣，躲在樹上那

位，正是天下第一隻肥羊哩！」寇東萊驚訝的問道：「天下第一肥羊？他是百萬財主嗎？那好極了！你在他身上發够了財之後，交他給我，讓我也發一筆橫財吧！」原來癩道姑和寇東萊兩個人，在西域的時候，不時做些沒本錢的買賣，（所謂沒本錢的買賣，就是打家劫舍，殺人越貨。）所以寇東萊說出這幾句話來，躲在樹上的乾隆帝聽了，不禁暗裡叫苦，想道：「不好！如果這癩道姑變起心來，朕就要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癩道姑呵呵一笑道：「不錯，這人不但是百萬財主，還是天下第一財主，你要在他身上發一筆大財嗎，容易之極，只要聽我一句話便行啦！」寇東萊好比丈八金剛，摸不着自己的頭腦，連聲問道：「聽從你甚麼話？你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洪仙韻見他還不明白，縱聲狂笑起來，笑了一陣，方才說道：「你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這個天下第一財主，就是當今的皇帝啊！」

寇東萊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禁嚇一大跳，說道：「當真的嗎？這是皇帝，皇帝怎會躲在樹上？」乾隆帝真個是啼笑皆非！癩道姑大笑道：「皇帝躲在樹上，你覺得稀奇嗎？陳叔寶也躲在胭脂井裡！這位皇上本來住在北京皇城，不知怎的，心血來潮，微服巡遊江南，却致我遇上了，你說機巧不機巧，是不是我的福氣？」寇東萊面上現出羨慕的神色，正要開口，可是不旋踵間，他伸手搔了搔頭皮，說道：「哦！原來你把皇帝綁票，這件事危險啦！如果成功，固然可以發財，一個不巧，就要千刀凌遲，身敗名裂！」洪仙韻立即喝道：「老怪物滿口胡說！那一個千刀凌遲，身敗名裂，老實跟你說，我並沒有綁架皇帝，却做了皇帝的侍衛哩！」

東萊老怪吃了一驚，他立即把腰身一挫，縮回桶裡，就要離開樹林，洪仙韻伸手一攔，笑道：「你要走嗎？大家不見了許多年，應該叙一叙舊啊！」寇東萊搖頭道：「沒有橫財可發，那個有興緻跟你叙舊，我還要到別處發財，再見！」癩道姑笑道：「你真正是財迷心眼，蠢東西，放着這個天下第一的大財主，你難道不打打主意？」寇東萊愕然道：「你不是皇帝的侍衛嗎？怎會對我說這些話？」

洪仙韻道：「你真正是天下第一蠢才，老怪物，你可以做皇帝的侍衛，俗語說得好，宰相家人七品官，你把一身本領，賣給皇帝，不是有財發嗎？放着現成的鐘不打，却去另外鑄鐘！你說你是不是天下第一蠢物！」寇東萊聽了心中一動，他遲遲疑疑的說道：「唔！我以為你這癩傢伙有甚麼好路道，原來叫我做官，給皇帝當奴才！哼！伴君如伴虎，這個奴才還是由你當吧！」癩道姑雖然生性怪僻，却是絕頂聰明，她已經看破寇東萊的心理，他的嘴頭雖然強硬，却是怦然心動，癩道姑冷笑一聲道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，有甚麼奴才與不奴才？一個人練了本領，不去博取功名，換個封妻蔭子，難道要造反嗎？這位皇帝最愛人材，禮賢下士，你如果跟他做侍衛，他不用你叩頭跪拜，也不用你自稱奴才臣下，合則留不合則去，甚麼叫伴君如伴虎？你不是整天想發財嗎？做了皇帝侍衛，威風八面，不盡財源滾滾而來哩！」

寇東萊本來是個十分貪財的人，只要看他在南天山密林之內，要想攘奪史劍虹的寶劍，他的爲人，便可以想見一斑了！這次聽了癩道姑一番說詞，心裡微微一動，呆在當地，癩道姑陡的向樹上一跳，把乾隆帝抓住衣領，奮身一躍，輕飄飄的跳落平地，喝道：「老怪物！快來參見皇上！」

乾隆帝是個聰明睿智的天子，他不等寇東萊開口，已經說道：「這位老英雄高姓大名？朕剛才看

了你的奇功絕技，覺得你有這樣一副身手，如果不爲朝廷所用，譬之如明珠在盒，美玉在璞，十分可惜，朕今日巡遊江南，燭求民隱，正要簡選勇武之士，老英雄如果肯效勞，在朕正是求之不得，不知道老英雄有這意思嗎？」乾隆帝這一番話，說得十分謙恭卑下，寇東萊再也不猶豫了，立即把雙膝一屈，跪在地上說道：「皇上，老朽剛才十分無禮，務請海量寬恕！」

癩道姑知道寇東萊這一跪下，就是答允的表示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乾隆帝立即伸手向內衣袋裡，取出一塊九龍玉佩，塞在寇東萊的手裡，說道：「卿能公忠爲國，朕甚嘉許，這塊玉賞給你，立即護送朕回蘇州去吧！」寇東萊一望這塊漢玉，青綠透明，暑作如意之形，通體沒有半點瑕疵，他做了半生強盜，當然識貨，一看之下，便知道是價值連城之寶，更加喜歡得心花怒放！其實這一着正是乾隆帝手段厲害的地方，他知道寇東萊素性貪財，立即賞了他一塊漢玉佩，這一下果然叫寇東萊死心塌地，做了乾隆帝的貼身侍衛，他嗣後跟史存明父子、金弓郡主、岳金楓這班英俠之間，鬧出一連串的龍爭虎鬥，各位請看下文便知道一切，表過不提。

再說乾隆帝在半日之內，因禍得福，網羅了兩位風塵異人，替他效力，心裡十分高興，向癩道姑說道：「兩位卿家，天色已不早啦，無謂在這裡流連了，返回姑蘇去吧！」癩道姑點了點頭，寇東萊拾回鐵桶，一行三人離開茅山，動程返回蘇州，半日之後，已經回到姑蘇城。這時候乾隆帝已經失踪了四日四夜，今天剛好是第五天，蘇州城裡的大小官員，由江蘇巡撫起，包括和坤在內，焦急得好比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打算再過幾天，如果找不着乾隆帝，就要用十萬火急的公文，報告京師，請皇太后裁決，由皇太子監國，或者是另立新君，那知道乾隆帝在兩位異人翼護之下，安然的回來了！和坤

跟一班大小官員，當堂如釋重負，把乾隆帝接到知府衙門裡，向聖躬問安後，請問一切情形，乾隆帝把自己在虎丘劍池邊被劫持之後，被囚廢園，在茅山遇險的經過，約畧說了。和坤聽得勃然變色，說道：「皇上真正是百靈呵護，洪福齊天，可是這一班叛逆實在斗胆極了，簡直是無法無天，奴才以爲皇上應該立即下旨，大搜全城，通令江南各地官府，緝拿這兩個老道人歸案！」

乾隆帝却是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朕已經安然脫險，些須小事，何必耿耿於懷，就算了吧！」這些文武官員聽了皇帝這幾句話，方才放下心頭大石，因為乾隆帝已經脫險了，最怕的是皇上受了羞辱，心心不忿，限令地方官府，尅期捉拿挾持皇帝的人，鬧出軒然大波，到那時候，真正是滿城風雨呢！乾隆帝又向江蘇巡撫道：「朕在虎丘遇險，卿是一省撫台，不能逃失察之咎，姑念爾過去尙無過失，罰俸三月，以資示儆，去吧！」江蘇巡撫嚇得汗流浹背，不住叩頭如搗蒜，一迭連聲的說多謝聖恩，和各官員退下。原來滿清官場，官吏犯了過失，重罪的固然要抄家斬首，輕的也要解除官職，掛印回里，永不錄用，罰俸就是停止支付官家俸糧，算是最輕的懲戒哩！（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滿清一代官吏，都是貪墨的多，清廉的少，十居其九，都是靠搜刮貪污來中飽私囊的，俸銀不過佔收入的少數，就是罰他停俸，也不過如九牛之去一毛罷了！）乾隆帝發落了江蘇巡撫之後，向和坤道：「朕在蘇州已經耽擱了將近一月，意興索然，還是到南通縣去吧！」

乾隆帝說要到南通縣，和坤心裡明白，皇上還要追查陳閣老族譜的事情，祇好點了點頭，便吩咐小安子摒擋一切，離開蘇州。癩道姑忽然向乾隆帝說道：「貧道是個出家人，又是女子，如果跟皇上同走一路，未免驚世駭俗，還是先走一步，到南通縣候駕吧！」乾隆點了點頭，他知道癩道姑的生性

有如天馬行空，不慣拘束，祇好由她先行出發，到第二天早上，君臣一行離開了蘇州，渡江而北，向南通縣進發。

再說史存明這一班英俠，在史承澤家裡，等了半天，史承澤和史劍虹、狄鵬舉搜遍了附近一帶山野，也不見乾隆帝踪跡，懊喪折回，金弓郡主孟絲倫道：「這個躲藏在承姪家裡的陌生中年客，是乾隆帝，我們不會見過他的面，還不能够妄下判斷，祇好作爲思疑罷了！」原來在孟絲倫的心目裡，作爲一個萬乘之尊的皇帝，決沒有一個人躲在荒山野嶺，連一個侍衛也沒有的道理！她那裡知道有一段曲折隱情，乾隆皇帝是被癩道姑洪仙韻挾到茅山頂上的呢！史存明點了點頭道：「賢妻說的甚是，咱們暫時把這件事就下不談，承姪，你有練過本領嗎？」史承澤道：「稟告伯父，小姪幼蒙孤露，先父早亡，荒山裡沒有人指點武藝，小姪無師自通，胡亂練了一些粗淺功夫而已！」

史存明道：「你既然不會練過本領，我看在令先祖德威公的面上，把你收做徒弟，跟他們一同學武藝吧！」史承澤喜出望外，立即跪在地上，叩了幾個响頭，史存明道：「姪兒，你的骨格粗壯，我先傳你一點外家功夫，武功之道，譬如烟海，渺無涯際，不過你是德威公的後人，奉母山居，如果沒有一點本領防衛自身，畢竟吃虧，我先傳你一點粗淺口訣，別小看了這些入門功夫，如果練成，等閒十來個壯漢，也不是你的敵手，我們還有要事，不能久留，祇可以逗留幾天，你自己依法練習便了！」史承澤唯唯應命。史存明果然在他的家裡住下來，一連住了三天，他把地缺翁圖譜入門的口訣教給史承澤，到第四天早上，史存明一行人離開茅山，史承澤母子一直送出青林坡山口，方才依依惜別。

他們走出茅山不遠地方，就是句容縣城，史存明有心刺探有關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的消息，當天晚上，便在句容縣投宿客店，這時候因為乾隆帝剛剛返回蘇州，江南各縣解嚴不久，可是那幾天的緊張情形，不少住店客人還拿來當作話柄，有的埋怨官兵檢查時候，混水摸魚，拿走了自己的銀錢，有的訴苦因為水陸交通梗阻，累得自己做了虧折的買賣，總言之是民怨沸騰，不一而足，史存明聽在耳裡，暗暗吃驚，難道乾隆帝巡遊江南，真正出事？不然的話，江南各地怎會突如其來的幾天大戒嚴呢？他把這個疑團向妻子孟絲倫說了，孟絲倫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道聽途說之言，不足入信，咱們還是先到蘇杭二州去走一遍，因為蘇杭兩地，自古以來，稱做錦繡天堂，乾隆帝除非不巡遊江南，如果巡遊的話，一定經過蘇杭二州，我們着眼在這兩個地方，雖然不中，也不遠了！」史存明雖然說道：「對！咱們先到蘇州，再到杭州，和坤奸相跟乾隆帝形影不離，一眼便可以看出來，咱們先殺奸相，為民除害！」在句容縣住了一晚，次日清早起來，史存明一行六人，又向蘇州進發。

出了句容縣城，不到半天，已經到達金壇縣境，這是一個小小縣治，史存明為着要趕路到蘇州，索性不進縣城，就在城外一個名叫李家集的小鎮，揀了一間飯舖吃飯，江南地方本來富庶，可是這李家集不當驛路，飯舖裡祇有饅頭和羊肉滷麵，史存明進舖坐下，吩咐店舖弄六份滷麵來，大家正在那裡說着閒話，忽然聽見大街上一陣銅鈴响，甚是刺耳，史存明六人不約而同的，扭頭向外一看，原來鎮外跑來一匹叫驢，驢背上坐着一個管家模樣的半老頭子，身後跟着一個健僕，那叫驢的背後，還背了一個長方形的包裹，他們來到飯舖門外，這老管家忽然跳下驢背，叫道：「進福，咱們跑得累了，就在這裡歇歇，吃一碗麵！」

健僕抹了抹額上的汗珠，把叫驢拴在店門口一株綠槐之下，那管家裝束的老兒把包袱挽在手裡，踱進店裡，這包袱十分沉重，老管家挽着它十分吃力，史存明岳金楓都是行家，一眼便看出這老管家和健僕，都是不會武功的人，這長方形包袱裡面必定是一隻盒子，盒子份量這樣沉重，多半是裝着黃金，史岳兩人不由互相看了一眼，老管家和健僕就在史存明的隣位坐了下來，叫了一碟饅頭，幾色拼盆冷菜，低頭大吃，吃得十分匆忙，史存明知道這兩主僕一定急於趕路，不由心裡一動，就在這時，店門外突然响起一陣嗚嗚的竹笛聲，和一陣丁冬丁冬的二弦聲响，史凌霜轉臉一看，不由嘆的一叫！

原來店門口的綠槐樹陰下，不知在那個時候，來了兩個怪樣異相的漢子，這兩個漢子年約四旬，江湖賣藝人的裝束，衣衫襤褸，左邊一個臉如黃蠟，三角眼蒜頭鼻，彷彿帶着病容，右邊一個面如白灰，倒搭眉毛，形如吊客，左邊漢子唇邊吹奏竹笛，右邊怪漢手裡奏弄二弦，像討飯不像討飯，似流氓不似流氓，奏出來的樂聲，一點也不好聽，令人聽了耳煩心燥，那老管家正在低頭吃着饅頭，一聽了笛聲和二弦聲，立即抬起頭來，瞥見了這兩個江湖賣藝漢子，彷彿吃驚不小！向那健僕說道：「進福，你快看看，又是那兩個傢伙！」這名叫進福的健僕道：「安伯，這兩個漢子昨天跟蹤了我們一整天，現在又餓而不捨，多半對咱們不懷好意，咱們還是報官吧！」老管家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報官不行，咱們抓不着証據說他是壞人，而且官府衙門，咳！衙門八字打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，還是少惹點麻煩吧，這饅頭不吃了，走！」他立即喊店夥會帳，健僕慌忙說道：「咱們這樣走出鎮甸，不怕……」老管家道：「那倒不怕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諒他們還不敢動手，現在天色還早，趕到蘇州便沒事啦！」他兩人給了饅頭錢，匆匆走出飯舖，解下叫驢，一騎一步揚長去了。說也奇怪，那兩個怪漢子在這兩

主僕離開李家集的時候，彷彿像沒事人似的，照樣吹奏二弦竹笛，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。

但是當老管家和健僕的背影消失在鎮口的時候，這兩個怪漢立即停止彈弦竹笛，嘰嘰咕咕，交談了幾句暗語，便自邁步如飛的去了，史存明一聽之下，立即說道：「岳兄，不好！這兩個傢伙要殺人難說，有本領的獨腳大盜，在鬧市中殺人，好比家常便飯，咱們無意中遇了這件事，不能不管，快趕！」大家匆匆把店夥送來的滷麵吃完，給了麵錢，老少六人齊齊上馬，直向鎮外追去！

李家集鎮以西五里外，有一列矮小的山崗，名叫做鳳鳴崗，樹木叢雜，人烟稀少，史存明岳金楓兩人，並馬如飛，一路上蹄聲得得，煙塵滾滾，不到半晌，已經趕到鳳鳴崗下，不經不覺紅日沉西，夕照染嵐，祇見剛才那兩個怪模異相的江湖賣藝漢子，面有怒色，氣冲冲的回轉，一邊走一邊說道：「咱們做了十多年的買賣，這次真是瞎了眼睛，觸着霉頭，害了兩條人命！一點油水也得不着！」

史存明坐在馬上，舉頭一看，祇見鳳鳴崗下，僵伏着兩個人，正是那老管家和健僕，連那叫驢也仆跌在茂草裡面，看來連牲口也被他宰掉了！史存明一股熱血，湧上心頭，兩條腿一夾馬腹，潑刺刺的直衝上前，喝道：「好賊，殺了人命，待要跑到那裡去？」

這兩個怪漢子正是本書上文的追命鬼吳盟，和勾魂鬼邵武兩人，也是管寒溪、桂月娥四人路過安陽，在藥師王廟聯劍打敗了的中條雙鬼，他們自從上次吃了武當四俠的苦頭，又給癩道姑洪仙韻也弄孩提的戲耍了一頓，弄得灰頭土臉，再也再在北方站不住腳了，便跑到南方來，路過金陵附近的龍潭鎮，跟老管家主僕遇上，中條雙鬼本來是個積年慣匪，他看出這管家老頭子行色匆匆，包袱沉重，估



中條雙鬼把老管家和健僕殺死後，把那楠木盒劈開來一看，不禁大失所望。

量他兩主僕身上，必定攜帶大量金銀，吳昱邵武兩人不由起了盜心，一路跟踪下來，不過由龍潭到句容、金壇這一段路，全是江南沃野，阡陌相連，人烟稠密，中條雙鬼雖然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，也不敢冒失動手，一直追到鳳鳴崗下，看見這裡荒崗橫亘，人烟寥落，方才追上前去，把老管家主僕殺死，奪下他的包袱，那知道打開來看，包袱裡面除了幾件衣裳，一些散碎銀兩之外，祇有一個楠木製的描金盒子，中條雙鬼不禁大失所望！他們起先以為那楠木盒裡，可能有珠寶之類貴重貨物，誰知他倆把楠木盒劈了開來，裡面並沒有甚麼珠寶，祇有一卷族譜，這一下真個把中條雙鬼的肚皮幾乎氣破！

吳昱邵武兩人，起先還不明白那隻楠木盒子，怎的這樣沉重，等到細心一看，方才明白過來，原來這盒子是用楠木做面，裡面却鑲了厚甸甸的鉛皮，厚凡三寸，怪不得乍眼看去，真個像帶了幾斤黃金一模一樣哩！對方用這樣一隻裝璜華貴，堅固異常的盒子收藏一卷不值錢的族譜，真個是意想不到的！中條雙鬼估不到殺害了兩條人命，却回來的東西，竟是一卷廢紙，真個氣得三屍暴跳，五內生烟，滿肚皮的怒氣正沒有地方發洩，史存明已經趕到！

中條雙鬼聽見史存明這樣一喝，好比火上添油，追命鬼吳昱一聲冷笑道：「老子殺人越貨，等閒得像家常便飯，你是六扇門裡面的走狗嗎？胆敢多管閒事，想是活得不耐煩啦！」史存明還未回答，岳金楓冷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就是最愛多管閒事，你把剛才打劫的東西拿出來，還可以佛眼相看，假如有半個不字，哼！我自然有本領，把你打得像狗一般爬在地上，知道沒有？」

吳昱邵武兩人，都是橫行慣了的江湖劇盜，幾時聽過這些言語？不禁勃然大怒，各自矮身一挫，

就要飛撲上前，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狄鵬舉、孟絲倫四人陸續乘馬跑到，史劍虹兄妹高聲大叫：「爹爹！岳叔父！不用你們出手，讓我們收拾這惡賊！」

第卅二回：荒岡鏖戰小俠逞英豪

兩個少年英雄話聲未絕，已經飛身下馬，雙劍同時出鞘，直向中條雙鬼奔去，史存明笑了一笑，便和岳金楓退後幾步，讓他們兩兄妹出場，中條雙鬼看見這兩個少年男女雖然年青，男的像玉樹臨風，女的似芙蓉映月，爽英之氣逼人，再看見他們飛身下馬的身手，亮招進劍的敏捷，一望而知，就明白對方的武功，得自高明傳授，雙鬼那裡還敢疏神大意？吳昱立即把竹笛一橫，擋住了史劍虹，邵武把二弦一撥，丁冬幾响，截住了史凌霜，四個人就在土崗之下，分做兩對拼戰！

史劍虹素性嫉惡如仇，他知道對方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盜，下手更不容情，施展雷電披風劍法，長劍一指，「雷神揮鑿」，直刺追命鬼的胸膛，少年英雄用的斷虹寶劍，尋常兵刃一撞便斷，不過追命鬼吳昱的竹笛，却是自成一派，史劍虹一劍刺來，他喝了個好字，先用「七星步」法，向左一閃，史劍虹一劍不中，招中套招，劍光一轉，「電母照鏡」，斜削敵人腰肋，為勢之速，直同風掃落葉，吳昱却順着敵劍來勢，把竹笛向前一點，叮噠，擊在劍身上，這一下「判官點簿」，居然以巧借力，把史劍虹的劍點震得歪了一歪，向旁邊蕩開去，追命鬼趁勢手腕一翻，刷刷兩笛，指東打西，似左反右，連環兩招，把史劍虹逼得後退三步，少年英雄估不到這癆病鬼也似的傢伙，武功居然這樣奇詭，大吃一驚！立即把斷虹劍一收，用沉穩的劍法防守，不跟對方搶攻，這樣一來，打了個銖鎰並較，不分勝負！

那一邊史凌霜和勾魂鬼邵武交手，也是旗鼓匹敵，史凌霜的劍法，和史劍虹造詣相等，可是說到武功火候，却比兄長暑為遜了一着，她起先要在爹爹面前逞能，又見對方用一具二弦來做器械，迹近兒戲，所以史凌霜一上來，立即施展開迅疾猛辣的飛龍劍，頭一着「雲龍現首」，噉的刺向邵武咽喉，第二招「神龍掉尾」，颯的斜削敵肋，第三招「龍王行雨」，劍尖下刺足踝，剎那間連攻三招，這是金主弓郡主孟絲倫，已故師傅飛龍師太的厲害拿手，她以為對方一定難以抵禦，那知道邵武却是一聲陰惻惻的怪笑，二弦一橫，向小姑娘劍身迎去，史凌霜陡覺劍身一緊，自己的寶劍如同刺入一堆亂絲之中，被一種無形的粘力纏住，不禁嚇了一跳！邵武順手一彈，二弦丁冬幾响，史凌霜乍聽樂聲節拍，心神微分，勾魂鬼突然反手一掌，向她面上拂來，接着二弦一遞，照她右肋下太乙穴撞到，這一下掌法和器械並用，史凌霜非要撒劍跳後不可，好在她畢竟是名家子弟，聰明絕頂，立時把嬌軀一聳，向上躍起，趁勢一拖寶劍，這一下叫「蟄龍升空」，用得恰到好處，把劍尖由敵人弦軸幾根弦線之中，硬奪出來，反手一劍，用了着「驪龍探珠」，反刺邵武腦勺後面的「陰谷穴」，劍光閃處，把勾魂鬼逼退兩步，邵武雖然兇橫，看見史凌霜這一招解救自身，妙到毫巔，忍不住喝了個好字，二弦一揮，如狂風疾掃，歪歪斜斜，接連幾下怪招，跟史凌霜的飛龍劍法打得風旋雲轉，難分軒輊！

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，都是武學的大行家，一看中條雙鬼的出手，便知道對方的武功，神奇詭辣，眼中士武林各派的門戶，全不相似，尤其是他們能够用竹製的短笛，椰木造的二弦，當作武器，跟敵人的真刀真劍拼鬥，絕不吃虧，可見他們的內功，也有相當的造詣了！不過史劍虹兄妹兩人，還是初出茅廬，便跟這兩個劇盜打個平手，經已難得，史存明暗裡欣幸，自己教兒女的心血並沒有白

費！岳金楓也是抱着同樣的心理，嘆道：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英雄豪傑出少年，真正是一點不錯！」

戰到分際，中條雙鬼突然交換了幾句暗語，左右一分，就像要逃走的样子，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雙雙向前一截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嗤嗤幾响，幾道寒光由吳昱邵武二人的手上，直飛出來，射向史家兄妹的面門，狄鵬舉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可是一剎那間，史劍虹兄妹劍光一閃，竟把寒星格落塵埃，兩個少年英雄雙雙把手一揚，中條雙鬼驚叫一聲，身子連幌幾幌，看模樣要倒下，可是不旋踵間，他們把四肢一挺，一個虎跳，縱出兩丈以外，抄過鳳鳴崗右邊的山坳，一溜烟也似的逃去，剎那之間，跑得沒影無踪！

這是甚麼把戲呢！原來中條雙鬼跟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拼鬥了四五十合，覺得這兩個少年男女的劍法，緊密異常，神出鬼沒，自己用盡本領還是戰個平手，還討不了一絲一毫的便宜，對方還有四個人袖手旁觀，萬一他們加入戰團，自己如何抵擋得住！何況這鳳鳴崗一帶，也不盡是荒僻無人的地方，萬一驚動官府，自己更不容易免脫！還是趁着現在氣力未衰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！中條雙鬼之中勾，魂鬼邵武比較陰沉一點，不似吳昱暴躁，立即向同伴招呼了兩句暗語，（這些暗語是他們兩人通用的，別人聽了完全不懂）吳昱立即會意，他首先把竹笛一抖，呼呼呼，在剎那的功夫，一連抖出五笛，在劍光飛舞中，乘隙抵瑕向史劍虹下身大穴點到，史劍虹立即向左邊一幌身軀，閃讓敵招，那知道追命鬼吳昱陡的把笛孔一按，格登兩响，藏在笛身下半截的兩支三稜喂毒飛針，由笛頭圓孔內，噴射出來，向史劍虹兩眼飛去！

這一邊勾魂鬼邵武也配合了同伴的動作，他把二弦一轉，表面上似乎要用弦軸上的烏金弦線，絞纏敵人寶劍，突然把二弦平胸一舉，用了招「封金掛印」，弦線丁冬幾响，二弦的肚腹彈出三枚鋼錐，這鋼錐形如棗核，却是純鋼打造，每顆有一兩重，錐身浸了極厲害的毒藥，三枚一齊迸發出來，中打胸腹，上取面門，中條雙鬼這一下兵刃裡施展暗器的毒着，本來十分難避，可是史家兄妹的臨陣經驗，雖然欠缺，却是手急眼快！而且過去聽見父親史存明說過不少對陣的故事，知道有些左道旁門的武學名手，專在兵刃裡面夾着暗器傷人，像白髮女巫薩菩婆，她的金蛇杖裡藏着修羅神針，當年自己的母親孟絲倫，一時不察，吃了大虧，幾乎送命，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証，（經過請看拙著「冰原碧血錄」）雙鬼的暗器才一飛出，史劍虹史凌霜立即兩劍交柯，呼的一繞，一個劍光由右向左，一個劍光由左轉右，兩道劍光合成一個圓弧，叮叮幾响，把中條雙鬼發出來的毒釘毒錐打落地上，吳昱邵武却趁勢一騰身，跳出圈外，轉身便跑，史劍虹身手奇快，一探臂取出兩根烏木神錐，肩頭幌處，手臂一揮，叫了一聲：「着！」呼呼，兩道烏光疾射過去，史凌霜也在同一時候藏手揚處，打出兩支鋼鏢，這一下出手還敬，動作神速，追命鬼吳昱右肩背的「魂門穴」，吃了史劍虹一支烏木神錐，勾魂鬼邵武的屁股後臀，也着了史凌霜一鏢，幾乎跌倒在地！好在他們內功深厚，雖然受傷，立即運氣一轉，挺身站定脚步，再使出草上飛行功夫來，沒命奔逃，眨眼之間，便被他們跑出視野之外，隱沒在山坳轉角處！

史劍虹、史凌霜還要啣尾追趕，史存明高聲叫喊道：「虹兒！霜兒，不要追趕，驚寇莫追，由他去吧！」史劍虹兄妹只好憤然止步，齊聲說道：「便宜了這兩個狗賊！」岳金楓却一溜烟跑向山坡下，看看老管家和健僕的情形，他低頭一看之下，立即叫道：「明兄過來！老的一個還不會死去

哩！」

史存明夫婦聽見岳金楓這樣一說，連忙翻落坐騎，走上前去，果然沒有說錯，那健僕已經死在地上，頭腦破裂，七孔流血，死相奇慘，想是被勾魂鬼邪武用二弦照頭猛拍一下，送了性命！那個老管家呢？背心却掉了一柄匕首尖刀，半截刀身插進心房，看來是傷在要害，已經無救，可是他仍然可以發出微弱的呻吟聲，史劍虹立即把老管家扶起來，向孟絲倫叫道：「我的行李有金創藥，趕快拿來！」金弓郡主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人傷入膏肓，不能挽救的了，你一擺治他的傷口，死得更快！我看還是趁他未斷氣之前，叫他說出一切吧！」史存明恍然覺悟，就着老管家的耳邊說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是那裡人！怎樣叫強盜跟上，快說出來，我給你安排後事，代你報仇雪恨！」

老管家微微翕了翕眼皮，說道：「我我……我不成啦！你也不用替我報官，描金盒裡面那一卷族譜，你點火燒了它吧！」史存明不禁一愕，孟絲倫秀目一瞥，看見十幾步以外的草叢裡，丟棄着一隻劈開了的楠木盒子，她立即過去拾起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盒子裡面有一個紙卷兒，上面還有標籤，寫着浙東海門陳氏族譜八個正楷字，下面還有「男世信敬書珍藏」七個蠅頭小字，金弓郡主怔了一怔，開口問道：「咦！這是陳世信的族譜，陳世信是哪一個？」

岳金楓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陳世信嗎？他是前朝的閣老大臣，雍正初年告老回里，聽說他操守清廉，還算是一個好官！」金弓郡主孟絲倫更加詫異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卷族譜，別人拿去不值一文錢，這兩個狗強盜白日行兇，傷害人命，難道就是要劫這張廢紙嗎？」史存明看了看盒子裡面，裝了鉛厚，恍然大悟過來，笑道：「哦！原來這樣，連我也看差了眼，這盒子是楠木造的，夾層鑲了鉛塊，沉甸甸的，那兩個強盜以為它是一盒子黃金哩！」

岳金楓立即向那傷重垂危的老管家問道：「你是陳世信的家人嗎？怎的要把族譜帶在外邊亂跑呢？」那老管家很吃力的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不，不是，我我，我不是陳閣老的家人，我是中堂學士劉鏞大人的管家，名叫劉安，奉了老太爺的命令，要把這卷族譜交回陳家，因為它本身藏了一件抄家滅門的大禍，我是活不成了，各位做做好事，把它燒了，天下太平，保佑幾位公侯萬代！」說到這裡，劉安面上的肌肉一陣抽搐，腦袋一垂，嗚呼送了性命！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面面相視，嘆息不已！

沉默半晌，史存明道：「岳兄！這老管家死得可憐，君子不負人之所託，還是把這卷族譜燒了吧！」岳金楓忽然說道：「且慢，這一卷既然是陳世信閣老的族譜，怎會到了中堂學士劉鏞的手裡？劉家怎的又要差人把它帶出來，送回給陳家的人，這一層已經可疑，還有，劉安臨死之前，怎的出口大聲聲叫我們燒了這族譜，說甚麼內裡包藏了一件大禍，咱們難道不想一想嗎？」孟絲倫道：「既然大家起了疑心，爽快地打開來，看它一看便了！」

岳金楓大笑道：「還是瘦子爽快！管他滅門與不滅門，大禍與不大禍，打開看了再說！」金弓郡主立即把卷軸打開，那知道紙卷才一舒展，颯聲微响，掉出一封書信，史存明十分奇怪，拿起來看，信封上寫了兩行字，是用硃砂寫的，正中寫着：「海門陳公世信密函」，旁邊還有一行小字，竟是：「俟吾謝世一百年後，後世子孫方可開拆。」金弓郡主笑道：「甚麼書信？要人死了一百年才可以開拆，這樣神秘？」

她說着嘶的一响，把封皮撕破了，抽出那張信箋紙來，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六道眼光向信上看去，只看了五六行，個個面上變色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哎呀！宮廷裡面竟有這樣一件怪事！」原來陳世倌的遺書內文，是這樣的：

「余爲閣老大臣，茲以秘事一則，告汝子孫，曩年余服官京師，誕育一麟，尚在襁褓之中，未及湯餅彌月，今上雍正皇帝當時尚未正位大寶，居雍王邸，八月朔日辛巳，王妃阿魯特氏忽遣侍女二人來，謂悉吾妻誕一男，請抱進雍王邸一面，並有賞賜，吾妻與雍王妃稔熟，不虞有他，以兒授之，孰料王妃竟以偷龍轉鳳手段，易吾之男嬰去，將彼生之女嬰交還，吾妻一怒幾昏厥，欲興問罪之師，孰以雍親王陰鷙惡辣，王公近臣皆知曉，彼以女易吾子，無非爲固寵於父皇，作爲謀儲之計，余夫婦倘張揚其事，是自速其禍耳，遂誠妻不可言，守口如瓶，掛宮回里……」

寫到這裡，又夾進一些雜感的文字，還描述了乾隆帝第五次遊江南，御駕臨幸安瀾園，自己兩夫婦心情怎樣悲痛，但外表上還要強作歡笑，滿紙辛酸，令人不忍卒讀，最後語誠後世子孫，要清楚地明白滿清皇室，有了陳氏血統，但是從今以後，不要廁身宦途，尋求功名，整封信足足有一千多字，岳金楓一口氣把信讀完，史存明十分驚訝，說道：「哦？原來現在的乾隆皇帝，不是雍正親生兒子，還是漢人，真正是意料不到！」

岳金楓道：「這些事不足爲奇，歷史上數見不鮮，戰國的呂不韋穢亂秦宮，私通太后，以呂易嬴，這不是一個例子嗎？滿清入關開國，也有攝政王多爾袞私通孝莊后，叔嫂大婚，康熙帝私納皇姑這兩件穢史，雍正皇帝憑藉權勢，掉換個把孩子，算得了甚麼事？」史存明連連點頭，金弓郡主孟絲

倫笑道：「這位陳閣老真正是天下第一痴人，給皇帝掉換了孩子，啞子吞下黃蓮，自己知道也罷了！却要公諸筆墨，既然寫在白紙黑字上，怎的又要這樣神秘？叫子孫在一百年後開拆？」

史存明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位陳閣老用心很苦，他知道這件事傳出去，自己就是抄家滅門的大罪，但是父子之情，骨肉之念，每一個人都是與生俱有，他又不想這件事湮沒了！方才有這一封古怪遺信，總而言之，在皇帝淫威下，陳世倌除了採用這種不得已的反抗之外，也沒有別的方法哩！」孟絲倫還要細看族譜，史凌霜忽然叫道：「爹爹留神，那邊有人來了！」

她這樣的一叫，史存明岳金楓立即把楠木盒子收起來，大家扭頭向後面望去，只見剛才的來路上，奔來了四個少年，兩男兩女，都是二十多歲年紀，英姿爽颯，身手矯捷，這四個少年男女不是別人，正是武當劍客鐵簑真人的弟子管寒溪、桂月娥、銅拂道人的弟子凌志輝、凌雲燕！

原來他們在蘇州城孔氏廢園裡，給癩道姑把乾隆皇帝搶走之後，四小俠心不甘，切齒痛恨洪仙韻破壞了自己的大事，立即離開蘇州，到處尋找，鐵簑銅拂禁阻他們不住，而且說真一句，也是情有不甘，只好跟着徒弟出來，管寒溪四人這幾天内，在蘇州到鎮江這段路程中，兜了一個大圈，然後折向句容、金壇兩縣地界，希望和癩道姑遇上，恰好來到鳳鳴崗前，凌志輝兄妹看見一羣人聚在崗下，有男有女，地上還躺着兩個屍首，年青人沉不住氣，高聲叫喊起來，說道：「師兄快來！這裡發現強盜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那邊謀財害命哩！」

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一聽之下，勃然大怒，立即迎面跑上前去，厲聲叱喝：「瞎了眼的小子！那一個做強盜？」管寒溪比較持重，叫道：「朋友不要誤會！」史凌霜却是不由分說，長劍一引，使了着

「倒捲星河」，向凌雲燕當胸刺去，她因爲自己是女子，所以要找女子交手，凌雲燕那管青紅皂白？嗖的拔劍出鞘，「推窗望月」，向外一封，叮噠，兩劍一撞，凌雲燕手上的劍短了半截！

因爲史凌霜用的是智禪上人遺下的凌霜劍，斷金切玉，凌雲燕不明底細，劍對劍的一撞，兵刃立合，也不見折斷的呢？這完全是他們在兵刃上用了內勁，避勁使巧，所以史劍虹、史凌霜兩人手上，雖然有削鐵如泥的寶劍，也砍不斷中條雙鬼的兵器，凌雲燕便不同了，一開首以硬撞硬，寶劍焉能不斷？她嚇出一身冷汗，恐怕敵人乘勝追擊，立即向圈子外一跳，右臂倏的一揚，把手裡握着的半截斷劍，呼的向史凌霜迎面擲去！

史凌霜手急眼快，玉腕一抄，用聽風接箭法，伸手接住凌雲燕的斷劍，春蔥纖指恰好箝住了劍柄，笑道：「你的兵刃不中用，我再用劍傷你，不算英雄，來吧！」她把凌霜劍向鞘裡一插，雙臂一長，「蝴蝶穿花」，呼呼，向凌雲燕連拍兩掌，凌雲燕又羞又氣，展拳相迎，用的是武當長拳的法，變化無方，她雖然跟父親學了一點兒，應付凌雲燕却是綽有餘餘，對方才一還掌相格，史凌霜柳腰微折，使了一招「雲童擁旌」，反過五指一勾，帶住凌雲燕的手腕，向右一引，凌雲燕立足不住，全身受制，半邊身子痠軟麻木，要知道天下的拳招都是同出一理，強弱差別全在各人的悟性和功力。凌志輝看見這兩個少年男女，英姿秀發，知道自己一時失言，對方不是壞人，可是史凌霜一撲過來便跟凌雲燕交手，才一對招，便截斷自己妹子的長劍，再一合手，又將凌雲燕制得搖搖欲墮，自己

要想袖手旁觀，也不行了！凌志輝只好一個縱身竄步，搶到史凌霜的身邊，叫道：「放手！」五指一伸，抓向史凌霜的肋下，用的是武當擒拿手，那知道站在身後的史劍虹，動作比凌志輝還快，喝道：「朋友！男女有別！不要亂動！」使出地缺翁旋風掌，拍的一聲，切中凌志輝右臂三里穴，凌志輝咬嘶一聲，右臂立即發軟，那一招擒拿手，消解於沒影無形，他不禁勃然大怒，左臂揚處，反手一拳，向史劍虹領下擊去！

岳金楓已經跟着跑到，他一看這兩個少年男女的拳腳出手，完全是武當派招數，立即起了惺惺相惜之念，凌志輝的拳招才一遞出，岳金楓身形一幌，已搶在史凌兩人中間，右臂一穿，五指如勾，使了招「漁夫撒網」，砰砰兩聲，凌志輝吃他掌力一震，退出五六步遠，險些兒仰面一交，仆跌在地！「漁夫撒網」是武當三十六路大擒拿法，開頭一着，招式本來平常，武家通常拿來勸架，那知道這一招在岳金楓手上使起來，發揮了無窮的力量，他只畧一振臂抬手，便把凌志輝推出好幾步，岳金楓再一欺身，疾如猿猴，搶到史凌霜的身邊，左腕一搭，用了着「牽緣手」，按住小姑娘的玉肩，叫了聲：「放！」掌力一震，史凌霜抓住敵人的五指，不由自主的放開來，可是岳金楓的內力，却假借着史凌霜的掌心透出，把凌雲燕一推，凌雲燕纖腰連幌幾幌，步履踉蹌，倒退出七八步遠，岳金楓這一出手，既然解拆了史劍虹兄妹的招數，又把凌志輝凌雲燕兩個逼出圈外，史存明夫婦禁不住一聲喝采！管寒溪，桂月娥相顧失色，說道：「這位前輩的本領，原來也是武當一派！」

就在武當四俠驚慚交迸，欲前又却之際，他們背後現出兩個道士，原來是鐵簍、銅拂兩人一齊來到，銅拂道人朗聲叫道：「輝兒、燕兒，你們跟那一個打架？」凌雲燕今天遇着強敵，一連捱了兩回

跟斗，一吐氣沒處發洩，高聲叫道：「師伯！師傅快來，這些人好沒來由，無緣無故欺負我們哩！」

史存明、岳金楓看見凌雲燕說話這樣稚氣，不禁笑了起來，史劍虹兄妹也退回父母身邊，鐵簃真各位由那裡來？小徒無知，何必跟他一樣見識？還是在貧道面上，大家化干戈為玉帛吧！」岳金楓抱拳回禮道：「那裡話來？剛才頑徒無知，跟令高足作雀角之爭罷了，二位道長法號是怎樣稱呼，在那一座寶觀修持！尚希見告！」

鐵簃銅拂看見岳金楓貌相儒雅，談吐溫文，暗暗稱奇，便報了自己的名號，岳金楓笑道：「二位是本門前輩，武林泰斗，不知道可認識家師鐵髻真人嗎？」銅鐵二道一聽岳金楓是鐵髻真人的弟子，馬上肅然起敬，說



緣手」，按住了她的玉臂。

道：「真正是大水冲倒龍王廟，自家人不認得自家人了！鐵髻真人正是本門前輩，他老人家跟貧道先師雲虛逸士還是師兄弟行，可惜令師早在十七年前，遽歸道山，貧道無從景仰，遺憾之至！」岳金楓聽說自己師傅已經羽化，不禁默然，想着自己多年流落塞外，一事無成，辜負了師尊的期望，暗裡覺得十分慚愧！

銅鐵二道看見岳金楓面現黯然之色，立即轉過話風，問道：「這



岳金楓一欺身搶到史凌霜背後，左腕一搭，用了着「牽

幾位英雄高姓大名？貧道還不會領益，真正是怠慢之至！」岳金楓立即請史存明夫婦上前，給鐵簃和銅拂引見，鐵簃真人一聽了兩人的名頭，十分驚訝，回頭向管寒溪、桂月娥等四小俠說道：「這兩位孟梁才是真正正正的武林泰斗，史大俠是天下第一劍術名家，英名遠震塞外，孟郡主更是西域獨一無二的女英雄，當年天山大戰，把滿清征回大軍殺得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，你們趕快過來拜見這兩位前輩！」凌志輝凌雲燕兄妹究竟是少年心性，剛才雖然吃了史凌霜兄妹的大虧，還受斷劍揮交之辱，可是一聽見對方的名頭，人家連子女的武功也遠勝自己，史存明夫婦的本領更可想而知了！立即上前跪倒叩頭，史存明連忙扶起，又吩咐自己的兒女過來給他們賠不是，剛才一點誤會嫌怨，化作烟消雲散！

岳金楓笑說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，你們這些娃兒，下次可不准吵架啦！」衆英雄撫掌大笑，鐵簃真人說道：「這裡官驛大路，來往人多，不是說話地方，大家還是找個清淨所在再談吧！」史存明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虹兒！霜兒，趁着現在沒有人來，把這位劉老管家和進福兩人的屍身埋了！」鐵簃真人詫異問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那一個這樣大胆殺人呢？」岳金楓便把今日的經過，約畧說了一遍，鐵簃真人不禁相顧駭然，大家離開了鳳鳴崗，不到半天，前面是金壇縣，天色已經入夜，一行人進入金壇縣城，投宿客店，史存明岳金楓方才跟鐵簃銅拂兩道人聚在一起，把這次到中原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鐵簃真人以手加額，說道：「多謝蒼天，這一次史大俠到來，漢家天下或者可以重光了！」

岳金楓道：「二位說的是不是關於滿清乾隆帝，他本來就是漢人這一件事呢？」鐵簃銅拂二道齊聲答道：「是是！實不相瞞，那乾隆帝本來是前朝閣老大臣陳世倌的兒子，給雍正皇妃掉換進宮裡，

他這次微服巡遊江南，就是要揭開這個啞謎，查探自己是不是陳世倌的親生兒子，自己是不是漢人血裔？我們大可以趁這機會，成功一件大事！」史存明夫婦知道他們口裡的大事，就是要由乾隆帝的身上，做到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還我大漢河山天下，不過滿清已經入關百多年，皇帝也傳了四代，對中原的統治根深蒂固，對方要借重乾隆帝一個人的力量，反轉乾坤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！鐵簃真人又說下去道：「我們在十幾天以前，經已把乾隆帝劫持到手，幽禁在蘇州城孔氏廢園的地牢裡面，當日我跟他抵掌而談，向他說唐太宗化家爲國的故事，乾隆在那時候已經有點心動，可恨那癩道姑却在大事畧有端倪之際，橫來一手，把乾隆帝搶去，不然的話，直到今天，這件事可能大有眉目了呢！」金弓郡主孟絲倫插嘴說道：「亡羊補牢，猶未爲晚，乾隆帝還在江南，咱們總可以想一個辦法！」

岳金楓大笑道：「對啦，嫂子向來足智多謀，當年縱橫西域，用兵如神，三番四次，把兆惠和福康安統率的征西大軍，殺得落花流水，咱們今回要成大事，還得要靠嫂子智計！」孟絲倫笑說道：「得了得了，岳大哥少要拿高帽子套我吧，我這兒有一條計策，可以再次把乾隆帝捉到手裡！」

第卅三回：假欽差巧切真皇帝

大家聽說金弓郡主想出活捉乾隆帝的妙計，不禁大喜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孟郡主智賽諸葛，計比陳平，有何妙策，請說出來，我們洗耳恭聽！」

孟絲倫笑了一笑道：「法不傳六耳，如果就這樣當着你們說出來，平平無奇，我祇吩咐給一個人聽，叫他發施命令，你便依計行事吧！」她說着吩咐史存明上前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史存明駭然道：「這計策怎能行？假扮欽差，這是殺頭的罪名哩！」孟絲倫笑說道：「存明！你真正是合了一句俗語，昔何勇銳今何愚了。咱們過去在西陲抗清，難道就不是殺頭的罪名嗎？」史存明方才知道自己失言，笑道：「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因為假扮欽差，事體重大，很容易一下子露出破綻來，一現破綻，咱們還有活命嗎？」孟絲倫笑道：「你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我這一個欽差，不是堂堂正正的欽差，是半公開的欽使，我利用乾隆帝和皇太后兩人間的心病，想出這一條假扮欽差的妙計，雖然說不上十拿九穩，至少也有七八成把握，你不會混過官場，不明白做官人的心理，做官的有四個字訣，那就是諂上凌下，做官員的一聽見欽差到來，已經嚇得屁滾尿流，那裡還有心去認真假？祇要鎮定一點，還不是順利成功嗎？岳大哥做過清朝的官，知道官場的禮節和規矩，這欽差由他去扮吧！」大家聽了之後，不禁一陣哄然大笑！

孟絲倫再指派各人担任其他角色，那一個做通傳，那一個做驛馬，那一個做侍衛，分派已定，史

存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笑道：「娘子，你每一件事都想得週到了，可是却漏了最重要的一着哩！」

金弓郡主把杏眼一睜，問道：「怎樣漏了重要的一着，我的妙計難道還有破綻嗎？」史存明道：「怎的沒有破綻，第一，咱們那裡弄來欽差服色；第二，還有那一道皇太后的懿旨，不管怎的，也要弄得似模似樣，咱們那裡來的皇帝玉璽？」衆人聽了呀的一叫。

孟絲倫哂然一笑道：「我以為有甚麼大不了的破綻，原來這樣，你祇知道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不錯，咱們沒有欽差服色，蘇州城裡不是有許多戲班嗎？做戲的一定有欽差衣服，咱們可以到戲班去，偷盜一件出來。說到那道懿旨，咱們根本不必想它，祇拿一卷白紙便行啦！」

史存明駭然說道：「一卷白紙，怎可以拿來做懿旨呢？」大家也惶然不解，祇有岳金楓發出會心微笑，孟絲倫道：「你們真正是井底之蛙，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嗎？懿旨是收藏在錦盒裡面的，一定要見到皇帝，方才可以取它出來，等到見着皇帝，咱們已經大功告成了！還用得着甚麼懿旨！錦盒裡收藏一卷白紙不就行了嗎？那一個官員這樣胆大，敢去揭盒子呢？」大家聽了金弓郡主這番話，方才疑慮全消，個個讚服孟絲倫的真知卓見！

金弓郡主說道：「你們明白了一切沒有？事不宜遲，趕快到蘇州去！」一行人離開了金壇縣城，直向蘇州進發，不到半天，已經到了姑蘇城，大家分頭進行一切，按下不提。

再說蘇州知府是個漢軍旗人，名叫做席寶琦，甚麼叫做「漢軍旗人」呢？原來滿洲太祖努爾哈赤在關外崛起時，因為本族人數不多，兵力不够，就在長白山下招募流亡漢人，編成軍旅，這就是漢軍旗人的開始，後來滿清太宗登位，明朝遼東東督帥袁崇煥，因為鎮守東江皮島大將毛文龍桀傲不馴，藉

着出巡前線，用上方寶劍把他斬首，毛文龍手下幾個將官，立即譁變，帶了數萬兵馬投降滿清，這樣一來，滿清平空增加了一支生力軍，換句話說，漢軍旗人的實力，也擴充了幾倍！後來這些漢軍跟着滿洲兵進關，定鼎中原，滿清皇帝爲了酬庸這班人的功績，一樣封給他們爵位，恩賜俸祿，跟滿洲人一樣待遇，席寶琚祖上的出身，就是漢軍旗人，他仗着父親的奧援，欽點兩榜，做了蘇州知府，上一次乾隆帝在虎丘山下被劫，這一位席知府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寢食俱廢！好在過了幾日，皇帝安然回來，兩天之後，御駕又離開了蘇州，駕臨南通，席知府方才放下一副千斤重担，剛剛清閒了三四天，這天晌午，他正在內堂裡跟妻妾飲宴，門房突然慌慌張張的走進來，說道：「大人，欽差到啦！飛報驛馬到了！」

席知府不禁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奇怪！老佛爺巡遊江南，京裡怎的會有欽差下來？難道京師發生了變故，怎的事先沒有一點信息呢？」原來欽差每到一個地方之先，三日前一定通知官府，準備迎接，不過這欽差如果是帶着「密詔」的，却是例外，凡是「密詔」，必定有緊要事，席知府那裡敢有一絲一毫怠慢？連忙穿戴全副袍服，吩咐下人把欽差的飛報驛馬請到西面花廳上落坐，因爲欽使「驛馬」，即是欽差大臣的先遣人員，照例一定由皇宮大內的侍衛承辦，他的身份和欽差一樣重要，席知府到了花廳上，看見那飛報馬一共是兩個人，不禁十分驚訝！

原來這兩個欽差大臣的先行官，不過二十多歲年紀左右，丰神俊朗，貌相英秀，尤其是站在右邊的那個，更加生得唇紅齒白，容貌姣好如少女，席寶琚大爲詫異，上前深施一禮，問道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，欽差大人那一天到來，是明天嗎？」這兩個少年躬身答道：「好說，我叫賈忠，他叫賈明，御

前二品帶刀侍衛，欽差大臣奉着太后慈諭，不久就要到這裡！」

席知府聽說是皇太后的懿旨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哦！太后慈諭，是給皇上的了？」賈忠、賈明一板面孔說道：「怎的不是？皇太后的懿旨，除了皇上之外，那個敢看？」席寶琚撞了一個釘子，不敢做聲，祇好拿出官場的油腔滑調來，東一句西一句，跟這兩個欽使隨員攀談，不到頓飯工夫，門房又再進來報告，叫道：「大人！欽差到了！」

席寶琚聽見欽差大臣到來，立即下令大開中門，擺設香案，整座知府衙門立時哄動，須臾之間，一個翎頂輝煌，穿着繡金衣服的欽差大臣，騎着一匹高頭白馬，帶着四個侍衛，威風凜凜的走進大門，這欽差四十多歲年紀，面龐飽滿，眉目稜稜有威，那四個侍衛也英風赳赳，大家看到這裡，不用說也清楚了，假扮欽差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大俠岳金楓，那四個侍衛呢？却是管寒溪、狄鵬舉、凌志輝和女扮男裝的凌雲燕，那兩個先行的驛馬呢，正是史劍虹、史凌霄兄妹，他們所担任的角色，全是清一色的頂包貨，以上一切，完全是金弓郡主孟絲倫的妙計。

假扮欽差的岳金楓，雙手捧着龍鳳錦盒，面孔嚴肅，目不旁視，踱着方步走入大門，席知府立即跪倒在地，瑟瑟瑟瑟，一連叩了九個响頭，拜罷起立，再請皇太后的聖安。岳金楓沉着面道：「皇太后有懿旨，頒給皇上，皇上現在那裡？」本來皇帝是天下的至尊，任誰人也不能夠這樣說話，叫他接旨，不過皇太后是皇帝的生身母親，身份又自不同，席知府叩頭道：「稟告欽差大人，皇上在三天前，離開這裡到南通去啦！」岳金楓心裡一震，想道：「哦！南通是江北小縣，乾隆帝到江北去，不知道有什麼重要事？」席知府又說道：「貴差放心，皇上雖然到了江北，跟這裡不過是一水之隔，下

官可以立即用十萬火急的飛報哨馬，把皇上請回來，頂多一天時候，御駕便可以返回蘇州，到時再接慈旨吧！」岳金楓點了點頭，席知府見欽差大臣答應，不禁大喜，一面派人傳送緊急文書，一面却拿出已結奉承的手段來，設宴款待，還吩咐下人收拾客館房間，讓欽差大臣和隨員安歇下榻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乾隆帝帶着一班扈從侍衛，二次到了南通，這天晚上，乾隆帝吩咐嬪道姑和小安子兩人再到劉鏞的家裡去，偷盜陳閣老的族譜，那知道他們去了一整夜，直到天亮，方才回來，兩手空空，結果並沒有得着族譜，嬪道姑還使出江湖手段，潛入劉宅下人的房間裡，拿了兩名廝僕，用分筋錯骨的毒刑，拷問他們，把這兩個下人擺治得死去活來，仍舊是一無所獲，乾隆帝聽了大失所望，他那裡知道劉鏞的父親，已經在半個月以前，把陳閣老族譜，交給管家劉安，送回海門陳閣老的家裡去了，（結果這卷族譜被中條雙鬼誤當做價值連城的珠寶，下手行劫，殺死劉安，族譜終於落在史存明的手裡。）那裡會收藏在劉家？乾隆帝正感到十分煩悶，蘇州方面突然來了急報，說京師突然來了欽使，還帶來皇太后慈諭，要皇帝立即返回蘇州，乾隆聽了之後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他這次微服巡遊江南，本來是背着皇太后，私自離開京師的，乾隆帝自從知道自己生身父母，竟是漢人這一個秘密後，開始對皇太后有了心病，這次聽見皇太后派欽使到江南，真正吃驚不小！立即把和坤叫到面前，商量一切。

和坤聽說太后有懿旨到蘇州，暗裡也是心驚，但是他表面上仍舊故作鎮靜，淡淡說道：「老佛爺何必着忙，過去聖駕幾次巡遊江南，不曾聽說太后有甚麼言語，這次差遣欽使到來，大概是看見聖駕南巡了幾個月，還未賦歸，所以使人來問罷了！」乾隆帝搖了搖頭說道：「事情恐怕不會這樣簡單，

朕這一次南巡，完全是……」他壓低了嗓音道：「朕無非是想查明自己的身世，太后如果知道了這件事，心裡一定不高興，實不相瞞，父皇在生之前，似乎還給了太后一道密詔！」這是宮廷裡面的絕大秘密，乾隆帝無意之中洩漏出來，和坤不由嚇了一跳，連聲問道：「當真的嗎？先皇帝怎會有密詔在太后手裡，密詔裡說的是甚麼事？」

乾隆向四面看了一眼，見沒有人，方才低聲說道：「卿是朕的心腹股肱，忠心耿耿，朕才把這件事向卿傾吐，你知道先皇帝是怎樣駕崩的？」和坤愕然說道：「先皇駕崩之時，奴才還在滿洲官學侍讀，一切茫然不曉！」乾隆低聲說道：「老實告訴你吧！先皇帝的死並不是像太醫所說中疾暴崩的，却是被天外飛來的俠客，砍了腦袋！」

列位讀者，滿清入關的第三個雍正（世宗）皇帝，是被江南八大俠中的呂四娘刺殺的，這件事經已婦孺皆曉，但是在二百多年以前，還是鮮人知聞，因為滿清的正史，始終隱諱這一件事，就是朝上王公大臣，多少知道一點風聲的，對於雍正的死，也是絕口不談，祇有一些好事文人，隱隱約約，用些寓言詩詞記載這一件事，比如有某文士作了一首七言絕詩，吟道：「新月如鉤夜色闌，太醫值罷藥爐寒，寶劍革囊紅線女，禁城一嘯御風來。」就是隱含呂四娘夜刺雍正這一件事，不過也借用唐書傳奇的红線女，比喻呂四娘罷了！始終不敢正式說明呢，和坤是個何等狡猾的人，他對雍正的死，何嘗沒有知道半點風聲，但是在乾隆面前，却故意裝出茫然不解的樣子，皇帝這樣一說，和坤吃驚問道：「哦！竟然有這樣的一件事？是那一個這樣胆大，把先皇帝殺了呢！」乾隆帝搖搖頭道：「這個朕也不大清楚，不過聽說先皇帝駕崩的幾個月前，天天練劍，甚至睡覺時候，也把一雙寶劍壓在枕下，他

有一道密詔，頒給母后，最近兩年，朕方才由大內總管身邊一個小太監那裡知道！」和坤是個何等聰明的人，他已經心裡明白，一定是乾隆帝本身的出處有點曖昧，雍正先皇帝爲了防止他將來有反悔，所以預先把一道密詔交給太后，有處分皇帝的權力，雍正生前手段之酷，用心之細，連自己的兒子也不放過，和坤想到這裡，真是不寒而慄！

乾隆帝又再說道：「朕這一次南巡，是背着母后離京的，萬一她要朕立即回去，這裡的事還不會弄清楚，又怎樣呢？」和坤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太后密詔，我們不會看見之前，還不便下斷語，總而言之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淹，一切隨機應變罷了！」乾隆帝跟和坤商量了半天，方才下旨離開南通，起程返回蘇州，當皇帝返回蘇州那一天，假扮欽差的岳金楓，已經在蘇州府衙門裡，等了三日。

皇帝御駕一到衙門，席寶琇立即着忙起來，除了大開中門，跪拜迎接之外，還在花廳上陳設香案，將欽差請出來，恭讀懿旨，岳金楓看見和坤陪伴乾隆帝進來，心裡暗暗歡喜，但是看見蘇州知府和乾隆帝的侍衛，衆星拱月也似的簇擁在堂下，衆目睽睽，難以下手，岳金楓情急計生，立即把面孔一板，喝道：「太后密詔是給老佛爺一個人看的，你們也配一齊聽旨？快退出去！」

和坤、席知府以及一切侍衛衙役人等，聽見欽差這樣一喝，嚇得唯唯諾諾，退出花廳，岳金楓又向幾個隨員道：「太后懿旨，祇准本欽差一人恭讀，老佛爺一人諦聽，汝等也要一體迴避，把門掩上！站到天井裡去吧！」史劍虹、史凌霄看見岳金楓假扮欽差，裝腔作樣，肚裡暗暗覺得好笑，表面上却不動聲色，走出花廳，順手把楠木大門虛掩上，和坤看見欽差吩咐掩門，心裡頓生疑團，可是看見這差位欽大臣，威風凜凜，不敢作聲，祇好由他，欽差大臣帶來六個隨員，虛掩大門之後，便退到

天井外站立不提。

席知府和一班侍衛隨從，戰戰兢兢，不知道皇太后頒下來的是甚麼密旨，這樣嚴重？祇准皇帝一個人聽，但是過了半晌，花廳裡面仍然沒有半點聲息動靜，衙門外邊却响起一片吶喊聲音來，和坤傾耳一聽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叫道：「不好！這欽差是假扮的！是叛逆派來的奸細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席知府跟手下人等好比晴天响個霹靂，小安子首先越出人叢，砰的一脚，把花廳門踢開，奇怪！剛才還在花廳裡的欽差大臣和乾隆帝，此刻却是踪跡不見！不知去了那裡！

大家一看這個情形，目定口呆，和坤高聲叫道：「趕快拿那六個隨員，他們也是奸細！」那些侍衛衙役，哄然一聲，一窩蜂也似的，湧向天井，咦！奇怪，連那六個隨員也不見了！他們顯然是欽差大臣的同夥，欽差却走了皇帝之後，他們也跟蹤着逃去！

且不說蘇州知府衙門裡，鬧得翻天覆地！再說假扮欽差的岳金楓，他在隨員掩上大門的時候，陡的伸出猿臂，駢立中食二指，閃電似的向前一探，戳中了乾隆帝咽喉下面的「璇璣穴」，這是人身啞穴之一，乾隆帝連咳嗽也沒有半聲，便自全身癱倒，岳金楓手法如電，這邊點了穴道，那邊矮身一旋，撲到乾隆帝身邊，反臂一抄，把他挾在肋下，縱身一躍，跳過了山水畫屏風，一溜烟也似的，由花廳的後窗穿出，離開知府衙門去了！大家看到這裡，少不免會有一個疑問，這時候還是日色晌午，衆目睽睽之下，岳金楓能够這樣順利逃走，難道沒有一個人阻攔嗎？要知道在專制時代，皇帝有絕大的威嚴，尤其是皇帝的聖旨，所到之處，一切閒雜人等，都要肅靜迴避，（一個官員出巡，走在街上，儀仗隊的最先兩人，托着朱紅油漆的高脚牌，也有肅靜迴避四字），所謂「肅靜」「迴避」四個

字，就是皇帝聖旨所到的地方，不管是官衙和民居，所有的人一律要跪下，來不及跪下的人呢？一律要退入屋裡，不准伸頭探望，乾隆帝返入蘇州府衙，恭聽太后懿旨的時候，所有府衙裡面的人，統統龜縮到房屋裡，一個也沒有站在外邊，所以岳金楓挾着皇帝逃走的時候，居然沒有一個人發覺！

等到他跳過牆頭，飛身出去的時候，給知府衙門的守衛兵瞥見了，高聲叫喊起來，衙裡的人方才如夢初覺，但是岳金楓已經會合了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狄鵬舉六名假扮欽差隨從的小俠，直向胥門撤退！

蘇州知府衙門是在城池偏東的司前街，這裡距離胥門祇是一條長街，不過一里多路，當皇帝被劫的警號發出，蘇州城的八道城門，紛紛關閉，胥門的兵弁當前也不例外，當他們一窩蜂也似的搶到城門口，正要把那兩扇鎖鐵包木，又重又厚城門關閉的時候，附近的民房上，突然現出一個頭戴皮帽的中年美婦來，這女人不是別人，正是當年威震回疆的金弓郡主，她把彈弓一拉，刷刷刷，刷刷刷，一陣飛蝗也似的彈雨，直射過來，打算關閉城門的兵丁，個個中彈，有的打中咽喉，有的射瞎眼睛，每一顆彈子都像長了眼睛，專打人身要害，那些兵丁叫苦連天，中彈子的的隨地亂滾，不會中彈子，抱頭四散鼠竄，這樣一來，城門關閉不成了！岳金楓帶着六名小俠，挾着乾隆皇帝，疾如奔馬一般，直向城門跑到！

胥門的城樓上，還有不少兵弁，看見七八個人，沿着長街跑到，紛紛射下亂箭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城門的堞樓上，陡的一聲大喝，現出兩個長髯修偉的道人，一個神威凜凜的中年漢子，正是大俠史存明和武當名宿鐵叢、銅拂二道，他們預先伏在堞樓上，用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跳了下來，三個

人三柄劍，賽似蛟龍戲海，銀蛇舞空，殺入衆清兵人叢裡，劍光到處，血肉紛飛，肢骸亂舞，官兵的弓箭手一撞着他們，就是煞星照命，身首分離，剎那之間，城樓上人聲鼎沸，一陣大亂！

岳金楓趁着城樓上官兵大亂，城門邊兵弁張惶失措的剎那，挾着乾隆皇帝，一蓬風也似的，搶出胥門，跑不到兩三箭路，凌雲燕已經牽過幾匹駿馬來，岳金楓首先跳上第一匹馬，將皇帝向馬頸一搭，史劍虹等六人呢？他們却是兩個人共同乘坐一匹馬，放開四蹄，潑刺刺的飛跑，須臾之間，消失在田疇平野裡。

金弓郡主仍然不退，她站在瓦面上，彈如連珠，絕不虛發，瞄準了大街上跑過來的兵弁，左右開弓，一彈一個，那些兵弁被打得叫苦連天，後退不迭，這時候路上的行人已經縮進屋子去了，大街上空蕩蕩的，孟絲倫一個人一張弓，鎖住了這條街道，真正是一夫當關千人辟易，沒有一個人胆敢衝出胥門去捉拿逃犯，金弓郡主也足以自豪哩！

城樓上的史存明和鐵叢、銅拂兩人，劍光縱橫，飛舞如電，肅清了這一段城牆上的弓箭手，史存明估量清兵大隊人馬，不久就要殺到，他抖足了丹田罡氣，叫道：「娘子！走吧！不要再戀棧啦！」

可是這時候的孟絲倫，正在殺得性起，金弓郡主鐵彈神弓，自從歸隱天山以來，很久沒有使用了！難得今天有這樣一個現成的機會，給她大顯身手，孟絲倫那裡肯這樣的退去，史存明向她叫喊，金弓郡主却是充耳不聞，不多時候，大街上响起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孟絲倫心裡大喜道：「滿洲驍子的馬軍來了，騎兵更加容易取準，今天我的鐵彈子，大大可以打他一個痛快！」

念頭未了，大街的轉角處，跑出十幾匹騎馬來，馬上坐的全是甲冑齊全的清兵，金弓郡主叫道：

「靶子來啦！妙啊！」玉臂輕抬，嗤嗤嗤，連發三彈，三個騎兵應聲落馬，每個人都被彈子打中眼睛，鐵鍬真人在城樓上看得清楚，叫道：「好眼力！好手法！」

孟絲倫看見有人讚她，更加高興，她玉掌閃電也似的向上一穿，又扣上第四顆彈丸，恰好一個滿清軍官，騎着一匹高頭白馬，潑刺刺的衝到，金弓郡主瞄準了他的面門，刷的就是一彈，誰知這軍官却有點武藝，彈丸風聲一響，他立即用個「鐙裡藏身」，一甩馬鐙，身子離開坐騎，由馬肚的左邊掛落，居然把這一彈閃過，可是孟絲倫用的是連珠彈法，一彈不中，呼的風響，二彈又來，拍的一聲，打中了他的太陽穴，這軍官咬啞半聲，由馬背上摔了下來，在街上連滾幾轉，便自暈倒在地，當堂不醒人事！可是大街上跑過來的，還有七八匹騎馬，金弓郡主用連珠彈打倒了軍官，第六顆彈丸又扣上弦，颯的一響，再向第五匹騎馬上的人打去，這騎客十分年青，穿着侍衛裝束，孟絲倫彈子飛來，他却慌不忙，條的甩起袖子，另外一揮，竟把這顆彈丸拂落地上，金弓郡主大吃一驚，刷刷，又是兩彈，彈丸剛才發出，城樓上的鐵鍬銅拂二人，齊聲叫喊起來，叫道：「留神！這是乾隆皇帝身邊，最有本領的一名侍衛！」

這侍衛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帝身邊貼身勇士小安子，孟絲倫彈丸打來，他却慌不忙，人坐在奔馳的馬背上，左掌一勾，右腕一翻，竟把金弓郡主打來的兩顆鐵彈，接在手裡，要知道孟絲倫成名以來，挾着一把彈弓，橫行天下，雖然說不上百戰百勝，也是罕逢敵手，像今天這樣能够手接自己彈丸的敵人，却是有生以來頭一次看見！金弓郡主吃驚不小！伸手向彈囊裡一抓，打算施展自己生平絕技，連珠神彈，給對方一個下馬威，那知道五指一抓之下，完全落空，原來她肋下佩着的彈袋，空空

如也，一顆彈子也用完了！

小安子却在馬背上一聲清嘯，雙脚一甩馬鐙，一個「白鶴冲天」的身法，人離雕鞍，直竄起一丈七八尺高來，輕飄飄的向瓦面一落，疾如脫弦之箭也似，向孟絲倫衝到，孟絲倫想不到一個年青侍衛，居然有這樣的身手，不禁大驚，嗖的拔劍出鞘，「飛龍升天」、「神龍曳尾」，嗤嗤兩劍，招走連環，向小安子迎面便刺。

史存明看見小安子竄上瓦面的身手，有如飛隼流空，絕無凝滯，立即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身軀一扭，連人帶劍舞成一個光環，由城樓上飛掠下來，祇一眨眼之間，便到了孟絲倫駐足的瓦面，本來由城牆跳到瓦面，至少也有十二三丈距離，普通的輕功提縱法，實在難以一下縱到，可是史存明自從隱居北天山之後，輕功固然是越練越純，北天山終年積雪，他經常在冰崖雪嶺之間，滑翔飛躍，成了習慣，所以史存明能够一下子超距十多丈距離，快如電光火石也似，一下便到了尾瓦上，跟小安子差不多是同一剎那到達！小安子看見孟絲倫抖劍刺來，一聲冷笑，身子倏地下塌，旋風也似一轉，他用的是「羅圈功」，一下子便搶到金弓郡主背後，孟絲倫乍覺眼前一花，敵人沒了影子，不禁大吃一驚！急不迭忙的反臂迴劍，「雲龍繞柱」，劍身向外一截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安子趁她翻身展臂的剎那，手指一拂，五根手指同時拂中金弓郡主的「三里」、「臂儒」兩處大穴，孟絲倫手臂一麻，叮噠兩響，長劍掉落瓦面。

本來就金弓郡主的本領來說，決不至於被小安子一個照面之間，便自點中穴道，可是她一開首犯了輕敵的毛病，後來又吃了敵人以快打慢的威脅，先驕後亂，心神一分，便栽倒在小安子的手裡！好



小安子五指一拂，點中了孟絲倫要穴，長劍也掉落瓦面，史存明見狀，飛身撲前搶救。

在史存明在這時候，恰好趕到！他看見小安子兩手空空，不持兵刃，一招就點中自己妻子的穴道，不禁嚇一大跳！史存明立即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呼的一掌，捨劍用拳，向小安子背心擊到！

安順海這邊用閃電手法，拂中了對方的要穴，那邊活的一響，一股極凌厲的掌風向自己腰肋襲來，他也是個久經大敵的慣家，立即回掌向後一擋，要用「千金鎚」的巧勁，把史存明的掌力撥了開去，那知道史存明這一掌來勢雖緩，蘊力極大，一撞到對方的反抗，勁力立即增強一倍，陰陽相生，以當年金山雙醜武功之強，鐵爪魔娘勁力之猛，尚且不能夠正面擋他一掌，何況是小安子呢？祇聽「蓬」的一聲大響，小安子的手臂，疼痛欲折，身子被勁力一推，不由自主的直拋起來，飛落大街街心，史存明使用滅陽掌功，一掌把小安子震下屋瓦，接着反手一掌，拍在孟絲倫的脊下，解開了她被小安子閉住的穴道，叫道：「走！」金弓郡主穴道乍通，右臂雖然有點麻痺，好在沒有大碍，立即把腰身一幌，跳落平地，直向胥門衝去。

史存明也在瓦面上用了個「風吹落花」的身法，刷的飛掠下來，落在街心，代替了金弓郡主掩護斷後的角色，這時候兩個人拍馬向他猛撞過來，一個是清宮侍衛領班樊威，一個是大內侍衛侯景茂，樊威坐在馬上，這回他用的兵器不是紫金刀了，却挺着一支鑲鐵筆管槍，人未衝近，刷的一槍，向史存明分心刺到，史存明畧一閃身，讓過槍頭，使了着「脫肘擒拿」，反腕一勾，抓住了槍纒上截的槍桿，用力一帶，要把樊威扯落馬下，那知樊威在大內侍衛裡面，是有名的力士，他立即用兩腿夾緊馬腹，雙臂往回一牽，史存明這一下居然沒有把他扯落坐騎，侯景茂恰好拍馬衝到，他的兵刃是一支方天畫戟，戟花一繞，圈出二尺見方的圓輪，向史存明咽喉疾刺。

第卅四回：智郡主計騙假和坤

畫戟在十八般兵器裡面，跟雙鉤和單鞭一樣，最是難練，可是戟頭上多了一個蛾眉枝子，除了刺扎之外，還多了鎖、拿、鉤、掛幾個字訣，如果精通戟法，真個可以蕩決千軍萬馬，（三國演義裡的溫侯呂布，和曹操的猛將典韋，都是精通戟法，勇冠三軍。）侯景茂一戟擲向史存明咽喉，史存明不慌不忙，斷虹劍寒光一閃，鐔鐔兩響，竟把畫戟尖頂和蛾眉橫枝，一古腦兒削落地上！

侯景茂大吃一驚！可是他的坐馬照舊向史存明衝到，史存明陡的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抓住樊威鐵鎗的右手，掌底透勁，陡的一招「舉火燒天」，向上一舉，竟然把樊威連人帶馬利用這一桿鐵鎗的力量，離地抽起一尺多高，那馬出其不意，一聲驚嘶，樊威也嚇得鬆了雙腿，史存明更不怠慢，左臂一擰，竟把樊威由馬鞍上硬生生的抽了起來，橫着向侯景茂一撞，砰砰兩聲大響，這兩個清宮侍衛胸口對胸口撞在一起，撲通咕冬，他兩人齊齊被對方一激之力，翻了個沒頭跟斗，然後巴達兩聲，結實實的摔到地上！

史存明祇一出手之間，便摔倒清宮三名侍衛，真正是威震全場，其餘馬上的人再也不敢衝過來了，鐵簍銅拂兩人在城樓上連連發出呼哨，示意史存明不要戀戰，史存明矚然醒悟，回轉身子，向胥門外跑去！

他剛才跑出城門，鐵簍銅拂兩道，颯颯兩聲，由胥門城樓上，飛掠下來，三個人會在一處，展開

陸地飛行功夫，一溜烟也似的去了，等到大隊官兵由蘇州城裡衝出來，史存明三人已去得沒了踪影！

金弓郡主這一次安排妙計，假扮欽差，在蘇州知府衙門裡，誘擒了乾隆帝，像這樣大胆的作風，真正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她這一次捕捉乾隆皇帝，却苦了蘇州城和附近縣鎮的小民百姓，出事之後，蘇州和附近一帶的太倉、常熟、武進、松江、鎮江、金壇、六合等十幾個縣城，連同一切鄉村市集，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戒嚴，一切水陸碼頭和道路，完全駐守了汛營八旗滿漢兵卒，封鎖交通，查問行人，所有墟集完全關閉，百行商業完全停頓，老百姓怨氣連天，個個背地裡咒罵不絕！

你道史存明這一行人，把乾隆帝劫了之後，將他收藏到那裡去呢？原來金弓郡主孟絲倫在動手之前，已經安排好一切後路和退步，她打算如果捉拿不着乾隆帝，事機失敗，一行人便逃進茅山，在青林坡史承澤的家裡蟄伏，躲躲風頭，如果是成功呢？便不能够躲在茅山了！因為茅山距離蘇州不遠，地方不大，乾隆帝又有過一次涉險經歷，滿清的官兵一定很快的開到茅山搜索，所以史承澤的山居，決不能够做窩藏乾隆帝的地方，所以孟絲倫決定這一次得手之後，大夥兒立即翻過茅山，直奔浙江邊界，遁入江浙兩省交界的西天目山去，因為東西天目兩山，千山萬嶺，山深林密，如果在這裡窩藏皇帝，最好沒有，就在史存明一班英雄，大鬧蘇州城的第三天，浙江西天目山之下，來了一批老少英雄男女俠客，押着一架騾車，騾車裡坐着一個眼睛綁了黑布的人，就是萬乘之尊的乾隆皇帝！

史存明和鐵簍、銅拂一班老少英雄，在蘇州城得手，連夜翻過茅山，在路上買了一匹健騾，賃了一架車子，把皇帝藏在騾車裡，三天之後，來到西天目山山麓下面，史存明方才下令把乾隆帝的綁眼

黑布解開，乾隆帝乍見陽光，感到一陣暈眩，他不禁發起皇帝脾氣來，喝道：「你們這班叛賊！要把朕綁架到那裡去？」

衆人還未回答，金弓郡主已經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口口聲聲說我們是叛逆嗎？這可以叫做恬不知恥，你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叛逆呢！」乾隆帝聽見說話的是個女子，感到十分詫異，他接連眨了幾眨眼睛，才看清楚說話的是一個中年女子，豐容盛貌，英氣勃勃，乾隆帝訝異的問道：「你是誰人？朕怎的會是叛逆，胡說！」

孟絲倫冷笑一聲道：「你本來是前朝閣老大臣陳世倌的兒子，糊裡糊塗，給人家掉換到宮廷裡去，身為漢人，做了滿清皇帝，已經是恬不知恥的了，還要忘却本來，口口聲聲的叫我我們做叛逆，我們是漢人子孫，做的是光復大漠河山的工作，甚麼叫做叛逆，像你這樣數典忘祖，才是真正的叛逆呢！」乾隆帝被金弓郡主一頓搶白，真個又羞又氣，又是狐疑：「我是陳世倌的兒子，他們怎會知道！」

史存明看見乾隆帝的面上，青一陣紅一陣，知道他心裡十二分難過，在旁邊揮嘴說道：「皇上不要疑慮，我們把你請到這裡來，絕對沒有戕害你的意思，不過請你看一件東西罷了！」鐵簑銅拂兩人請乾隆帝下了騾車，拾步登山，西天目山風景清幽，修篁蔽日，一行人簇擁着乾隆帝，來到半山腰一座岩石上，這岩石大可畝許，週圍生長了七八株合抱不交的大樹，雖然是在驕陽烈日之下，也是清氣襲人，史存明請乾隆帝在一株大樹下坐下來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們把皇上請到這裡來，雖然手段是冒昧了一點，有驚聖躬，不過進一步來說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們決不能夠跟皇上談幾句心腹話呢！皇上看

看這是甚麼東西！」他說着拿出陳閣老的遺書和族譜，向乾隆帝面前一放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先請你看這件東西吧！」

乾隆帝看見史存明遞過來的卷軸，封面寫着浙江海門陳氏家譜這行金字，不禁眼前一亮，自己千方百計，用盡心思也弄不到手的陳閣老族譜，竟然會在自己眼前出現！可笑他還以為自己眼花，用手連連抹着眼睛，口裡喃喃說道：「哦！這是陳世倌的家譜哩！」

金弓郡主在旁邊笑道：「你祇要看看這本家譜，便明白你自己是不是掉包頂替的皇帝了！這裡還有陳閣老一封遺書，一起看吧！」乾隆帝看見遺書和族譜封面上的字，果然是陳世倌的遺墨，自己在前朝奏摺裡，曾經見過陳閣老的筆跡，心裡湧起一陣異樣思潮，雙方不住抖顫！

乾隆帝戰兢兢的，先把陳世倌的遺書拆開，從頭到尾，看了一遍，他看過了遺書，面上全無血色，再把族譜打開，揭到最後一頁，在陳世倌名下，果然寫着兩個兒子的名字，長子叫陳嗣良，（即是乾隆皇帝本身）是康熙壬午年生，次子叫陳從善，是雍正丙辰年生，還註明出生時辰日子，乾隆帝看過族譜，心裡更無疑慮，突然雙手掩面，大哭起來，史存明吃了一驚，正要上前解勸，孟絲倫扯了他的衣角，說道：「不要勸他，讓他哭個痛快！」

乾隆哭了一陣，方才拭乾眼淚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好好！朕活了幾十年，今日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你們全是我的輔弼，朕決不會虧待你們，一定重重封賞你們的爵祿！」話剛說完，史存明接口說道：「皇上的美意我們多謝，不過我們全是前朝忠烈之後，不做清朝的官，皇上不要見怪！」

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乾隆帝方才知道失言，不禁面上一紅，鐵簑道人正色說道：「前些日子，貧道

跟皇上說過李世民興唐的故事，皇上難道忘記了嗎？陛下本身也是漢人，何忍令神明華胄，長此淪爲夷狄，效披髮左衽之俗呢？」乾隆帝低下了頭，嘿然不答。

銅拂道人說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皇上如果安心以漢人苗裔，而爲愛新覺羅氏的家奴，我們也沒有別的話說了！」愛新覺羅是滿清皇室的姓，銅拂道人這幾句話，實在含有激將的用意，乾隆帝浩然歎道：「積重難返，恢復漢家正朝，真正是談何容易？」

鐵箕勃然大怒，就要發作，史存明却向他使個眼色，他向乾隆帝道：「皇上！假如你當年不是機緣湊合，給雍正皇妃抱入宮裡，今天還不是陳世倌的兒子嗎？今天皇上能够親自到江南，訪查自己生身父母，足見孝思不置，皇上何不移孝作忠，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，恢復漢家河山呢？」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乾隆帝不禁心裡一動，答道：「朕何嘗沒有這個意思，祇不過這件事體非常重大，一個不巧，變了畫虎不成反類犬哩！」

孟絲倫聽見乾隆帝這樣口吻，知道他已經心動，立即施展開銳利詞鋒，說道：「陛下之言差矣！天下有那一件大事，是容易成功的，一個人最要緊的，就是立定志向，少康一旅，中興夏朝，楚雖三戶，亦可亡秦。如果皇上肯抱着恢復漢室的大志，必定可以成功，昔日宋太祖趙匡胤，不過是一個殿前都檢點，因爲知人善用，天下歸心，所以一夜之間，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，做了太祖皇帝，何況今日陛下處境，比起當年的趙匡胤，不知道要勝過多少倍，堯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人皆可以爲堯舜，難道陛下不能做趙匡胤嗎？何必自卑自賤呢！」乾隆帝本來是個好大喜功的人，他常常自比歷史上的開國皇帝，像漢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太祖等，金弓郡主向他說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故事，對正了乾隆帝的脾

胃，他情不自禁的說道：「哦！照你看來，朕要恢復大漢江山，應該怎樣做法？」

史存明聽見乾隆帝說出這句話，不禁大喜，正要開口，金弓郡主說道：「陛下要恢復漢家正統，事本不難，第一，陛下回京之後，先把駐防各省的滿洲旗兵，完全解散，說天下已經太平，毋須要這許多軍隊，解甲歸農；第二，陛下解散旗兵之後，把原有的漢軍擴充名額，招募漢人，任用漢人做帶兵將官，等到兵力準備充份了，陛下可以行第三步計策，恢復漢家朝儀，廢除滿人衣冠，三五個月之後，再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把朝上的滿洲王公大臣，完全逮捕，公佈天下，改元稱治，這樣一來，皇上便可以一折一兵，不遺一矢，恢復大漢河山，陛下本人也名垂竹帛，千古不朽，不知道陛下有這個意思沒有？」

鐵箕、銅拂、史存明、岳金楓等人，聽見金弓郡主把恢復漢室的大計，侃然而陳，有條不紊，不禁又是歡喜，又是欽佩，那知乾隆一聽之下，把頭顱大搖特搖，說道：「不行不行！你的計策雖然週密，却是半步也行不通，第一關已經通不過哩！」

史存明吃了一驚，急忙問道：「皇上，這計策不是很好嗎？怎樣行不通呢？」乾隆帝搖頭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了！先皇帝在生之日，已經公佈明詔，全國十八行省的滿洲八旗兵，不管天下怎樣太平，也不能夠解甲，朕如果回到京師，解散旗兵，第一個皇太后首先反對，其餘王公大臣，更加不用說啦！」孟絲倫道：「哦！如果不能夠解散旗兵，把他們統統調到遙遠的邊省去，也是一樣！」乾隆帝又再搖頭道：「調他們到邊省也不行，先皇帝已經定下法制，皇帝祇可以決定征戰，並不能夠任意調動軍隊，因爲一切兵權，完全在軍機部和親王、恭親王、鄭親王、豫親王四個王爺的手裡！」

雍正生前對自己的兒子，預防得這樣嚴密，大大出乎羣雄意料之外！鐵簀、銅拂兩人面面相視，孟絲倫低頭沉吟，史存明忽然說道：「那麼，皇上返回京師之後，立即頒佈天下，恢復漢家朝儀吧！」原來史存明認為乾隆帝雖然沒有兵權，他畢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如果肯下一道聖旨，恢復漢人衣冠，使國內的漢人耳目一新，激發起天下漢人緬懷故國的思想，到那時候，民間自然會匯集起一股反抗清室的力量來，祇要大家齊心，就是百萬旗兵，也是沛然莫禦，一到相當時機，仍舊可以把滿清的統治推倒，這叫做英雄造時勢，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乾隆帝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這一點還可以考慮！」

原來乾隆帝生平酷嗜漢學，愛好漢人衣冠，很久以來，已經有恢復漢家朝儀的念頭，尤其他對自身世有了懷疑之後，這想法更加堅決，（清朝的正史裡，也有記載乾隆帝要恢復漢家朝儀，但為太后所阻的事。）他這樣的一說，史存明不禁大喜，孟絲倫却是大不以為意，搖搖頭道：「單單是恢復漢人衣冠，有甚用處？滿清一樣統治中國，漢人仍舊要受滿人壓逼，這叫做換湯不換藥罷了！」

乾隆帝急忙說道：「恢復漢家朝儀，這不過是朕恢復漢族河山計策的第一步，朕打算在今後十年之內，准許滿漢聯婚，廢除滿人風俗，改革滿人文字，把居住中原的滿洲人，逐漸漢化，再想法子把兵權移到朕的手裡，然後舉事，這樣一來，做成一種時勢，十年之後，一定可以恢復漢家天下哩！」他說出自己心目中的十年大計，衆英雄心裡不禁泛起一片迷惘的感覺，十年，這一段未來的日子，多麼悠久，十年後的世事，有誰敢担保，正正合了一句：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」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？

狄鵬舉再也忍耐不住，厲聲說道：「皇上，拋開恢復漢家天下這件大事不談，你先要把和坤這奸相殺掉，天下的老百姓，方才可以鬆一口氣！」乾隆驚訝問道：「把和坤殺掉嗎？他對朕忠心耿耿，公忠爲國，無緣無故，怎可以殺他呢？」鐵簀真人冷笑道：「皇上給和坤蒙蔽了！他怎樣公忠爲國，實官鬻爵，任用私人，弄到官場裡貪墨成風，地方上豺狼當道，這樣罪大惡極的奸臣，留他在朝上有甚麼用處？應該早日殺掉了他，以謝天下！」他接着說了和坤許多劣跡，乾隆帝却是嘿然不答。

這是甚麼緣故呢？要知道乾隆皇帝與和坤兩人之間，先天上已經有了一種特別的淵源，（即是乾隆做太子的時候，因爲一時童心，戲掩雍正愛妃雙眼，被那妃子用象牙梳擊傷額角，結果害得那妃子給皇后賜死，後來乾隆做了皇帝，看見和坤相貌酷肖妃子，因而大加寵眷這一件事。）後天這一方面，和坤對乾隆帝的奉承，一向是小心翼翼，無微不至，正所謂先入爲主，那裡肯聽了鐵簀真人片面的言詞，便肯定和坤是奸雄，要把他殺掉呢！狄鵬舉看見乾隆帝沉吟不答，心裡冒火，喝道：「天下的子民百姓，個個都說和坤是奸臣，恨不得把他癟皮食肉，你怎的還要袒護着他，不把他一刀殺却？」

金弓郡主知道乾隆帝對和坤寵眷已深，如果在他面前，說和坤的劣跡，祇有引起乾隆帝的反感，她向狄鵬舉喝道：「鵬兒！皇上是天下的至尊，豈可以在他面前放肆，快退下去！」狄鵬舉祇好氣憤憤地，退在一邊，孟絲倫向乾隆帝笑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天下人却說和坤是壞蛋，你却說和坤是忠臣，就這樣吧！你立即寫一張便條，好讓我拿來施展妙計，把和坤引到這裡來，將他殺掉！」乾隆大吃一驚，他那裡捨得殺害和坤，孟絲倫却是不由分說，吩咐史凌霜拿出文房四寶，攤開箋紙，

要乾隆帝就地揮毫，乾隆還要支吾，史劍虹已經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你寫不寫，如果一定不寫，公子爺不管你是皇帝，馬上拔出劍來，首先把你宰掉！知道沒有？」

乾隆帝聽見史劍虹這樣說，不由吃了一驚，他知道自己性命還懸在眼前這班人的手上，無可奈何，只好照着孟絲倫的意思，寫了一張便條，金弓郡主看了一遍，認為滿意，又眼更存明、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各人商量了一陣，方才向乾隆帝說道：「皇上，我們本來應該送你回去，可是大家認為還要陛下在這裡屈駕小住幾天，才能够使我們完成另外一件大事，皇上既然一番跋涉，被我們帶到這裡來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就在這裡歇一歇吧！」她也不管乾隆帝答應不答應，便吩咐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狄鵬舉四個小俠，將皇帝押到深山裡，自己再計議進行一切。

話分兩頭，現在又得要說蘇州城這一面，再說和坤與蘇州地方官府，以及一班護駕侍衛，自從乾隆帝在蘇州知府衙門裡面，被假扮欽差的岳金楓劫走之後，焦急萬分，好比熱鍋上的螞蟻，因為照清朝的律例，他們護駕不力，如果皇上出了差錯，他們個個就是凌遲斬首的罪名，尤其是和坤本人，他向來把乾隆帝當作獨一無二的靠山，倘若皇上發生不幸，給朝上太后知道了！不但抄家沒產，還要死無葬身之地！所以和坤首先坐在知府衙門裡，把知府席寶琦以下一班地方官吏，罵得狗血淋頭！又向小安子、樊威、侯景茂這班侍衛，斥罵護駕不力，說道：「這次皇上如果給叛逆殺了，我和坤固然是腦袋搬家，你們這些酒囊飯袋，也別想有一個能够活命！哼哼，我先把你們凌遲了，然後自縊上京，請皇太后治罪！」

這些侍衛被和坤罵得怨氣冲天，祇好加意尋找，一連五天，地方官府連同汛營官兵，三班捕快差

役，差不多把江南地面完全找遍了，也得不到乾隆帝的踪跡下落，和坤的面色一天比一天難看，席知府以下各人，也是眠食俱廢，連順道姑洪仙韻、桶老怪寇東萊也一齊出動，深入山林，搜索寺觀，忙個不了，到第六天早上，蘇州府衙門前，突然來了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年，衣衫襤褸，滿面風塵之色，神態却是慌慌張張的，要闖進知府衙門裡。

把守衙門的官差皂隸，當然不會讓一個尋常百姓，胡亂闖進衙門，立即上前喝道：「瞎眼睛的小子！撞了邪嗎？這地方你也配進來嗎？」少年慌忙說道：「爺，小民到衙門來，要謁見中堂和坤大人，麻煩各位通報！」

衆官差吃了一驚，不旋踵間哄然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子敢情是瘋了啦，憑着你這莊稼漢的身份，也要見和中堂，趁早滾吧！惹翻了知府大人，先把你打一頓板子，還要叫你担枷遊街呢！」少年這時候彷彿鎮定下來，冷笑說道：「我求見和中堂，是得着皇上的消息，那一個胆敢把我打板子，那一個敢要我担枷、遊街示衆？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幾個官差齊齊吃了一驚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小子！你剛才說甚麼？」「你得着皇上的消息嗎？皇上現在那裡？」少年並不回答，祇是搖了搖頭，向知府衙門口石獅腳下一坐，說道：「你們去報告和中堂，我要見着了和大人，方才肯說！」

官差立即跑進衙門裡，通報給席知府，席寶琦立即轉給和坤，和坤一聽之下，吃驚不小，叫道：「快點請他進來！」左右跟隨聽見中堂大人說了一個「請」字，覺得十分詫異，那裡還敢怠慢，立即出去，不多時候，把少年請到內花廳裡，少年一見和坤，就要叩頭，和坤伸手把他扶住，連聲說道：

「不敢當不敢當，老弟如果能够說出皇上的藏處，或者是給我們一點線索，把老佛爺找着了，皇上論功行賞，一定給你做大官，終生富貴！」

少年答道：「小民名叫王澤，是茅山的居民，這裡有一張便條，是皇上御筆親自書寫的，他吩咐我拿到蘇州衙門裡，給中堂大人一個人看，紙條就在這裡！」少年一邊說着，一邊伸手摸索衣袋，果然拿出一張紙條，恭恭敬敬的遞給和坤，和坤接過一看，內文竟是：

「朕被叛逆囚於茅山一石洞內，身陷網羅，欲逃未能，巧遇義民王澤，賜珠一顆，着代傳書，易令中堂和坤及護駕人衆，火速來救，萬勿延遲，不然，叛逆將移巢別地矣！」

底下還寫了御名，字跡潦草，不過和坤終日伴着皇帝，當然認得皇帝字跡，在他眼底看來，這紙條是乾隆皇帝親筆書寫，絕無疑問，和坤不禁沉吟起來，那名叫王澤的少年，又由衣袋裡摸出一顆龍眼大小的珍珠來，說道：「相國大人，這顆珍珠是皇上賞給小人的，叫我立即到蘇州府來送信哩！」

和坤猶豫說道：「茅山，茅山離這裡不遠，叛逆居然這樣大胆，把皇上收藏在茅山？」說到這裡，旁邊的蘇州

知府席寶琦，登時變了面色，喝道：「混帳！這小子是叛逆派來，叫我們上當的，人來，把他拿下！」

左右差役聽見知府大人這樣一叱喝，如狼似虎，蜂湧過來，把王澤按倒在廳上，和坤以爲他一定驚惶失措，大叫冤枉，那知道這外表看來村頭村腦的少年，居然昂然不懼，呵呵大笑！

這一下大大出乎和坤、席知府兩人意料之外，席寶琦喝道：「小子！你死在眼前了，還要故意裝做鎮靜，如果不叫你吃點苦頭，你還以爲本官是三歲孩提，可以任意欺蒙哩！」



席知府令衆差役將王澤施以酷刑，逼他從實說出皇上的藏處來。

我來問你一句、皇上如果被叛逆拿了，怎會有紙筆寫信，就算他寫了信，怎會交到你的手上？叫你帶到蘇州衙門來，這不是故意裝成圈套，騙鬼吃豆腐嗎？是那個主使你來騙人的？快說出來，本官還可以饒恕你年少無知，赦免你的死罪！」左右差役也喝起堂威來，叫道：「聽見沒有？快說！」

和坤聽見席寶琚這樣一說，恍然覺悟，席知府的話端的沒有錯，茅山離蘇州並不很遠，自己已經已派小安子和樊威兩人，帶領大隊差役兵弁，搜索過好幾次，對方就算是有天大膽子，也不敢把皇帝收藏在茅山，等候官兵擒捉，這少年却突然拿了皇上的書信到來，難怪席知府起了疑心，以爲是對方故意擺下的圈套哩！和坤想到這裡，也向王澤喝道：「你這胆大妄爲的小子，居然到孔夫子門口賣百家姓，把一切說出來，本中堂不但不把你當叛逆治罪，還可以給你極重的賞罰！」

他和席知府這樣一唱一和，一騙一嚇，以爲對方一定上當，必定說出真相，那知道王澤索性把眼睛一閉，不睜不睬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席知府大怒道：「小子！你以爲裝死便行嗎？左右過來，拿來棍壓他的雙腿，看他供認不供認？」王澤突然睜開眼睛來，喝道：「你們這些酒囊飯袋，枉自吃了朝廷的俸糧，比畜生還要蠢，你用夾棍弄折了我的腿，有甚麼用處？祇怕貽誤皇上的性命時，你們還要受千刀凌遲呢！」席知府大怒道：「胡說！」

第三十五回：空屋明燈妙計誑侍衛

他就要喝令差役行刑，和坤忽然叫道：「且慢！」那些皂隸正要拿夾棍，聽見和坤這樣一說，只好停手，只見和坤慢吞吞的由坐椅裡站起身來，走到花廳中心，骨碌碌的兩隻眼睛，向被夾棍壓在地下的王澤緩緩看了一遍，突然乾笑幾聲，說道：「好小子！你明明是奉了叛逆命令，到來賺騙本相，還要故作鎮靜，滿口混賴！」

這名叫王澤的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在青林坡奉母隱居的史承澤，他奉了金弓郡主的命令，到來賺騙和坤，這一着棋子十分危險，可說是九死一生的勾當，不過史承澤本着一腔義憤，毅然裝做告密人的身份，投身虎口，他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的生死，置之度外，心裡反而覺得泰然，史承澤聽見和坤這樣說，昂起頭來，冷笑說道：「你說我混賴也好，奉令行事也好！總之事不離實，我不過是一個砍柴的窮漢，死了猶如螻蟻一般，可是你們就誤了皇上的安危，個個都是千刀凌遲，滿門抄斬的大罪！」和坤本來也是一個奸猾小人，他看見史承澤泰然自若的神色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，向差役道：「放他起身，請他上坐！」

這幾句話出乎各人意料之外，席知府更加惶惑萬分，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這小子滿口胡說！你也相信他嗎？」和坤向他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你別先來打岔，本中堂自有主意！」皂隸只好把史承澤由地上扶起來，和坤還吩咐左右跟隨搬過一張坐椅，叫他在公案側面坐了，滿面陪笑說道：「小兄弟不

要誤會，剛才不過是有意相試，當作遊戲罷了！」

史承澤估不到自己這一番表情，居然騙過了老奸巨猾的和坤，真個又驚又喜，他裝做茫然的樣子，坐在椅上，和坤和顏悅色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們因為上過叛逆好幾次的當，不能够不小心謹慎，現在好了，我們試出你說的是實話，你把遇見皇上的經過，直說出來，半句也不要錯漏，知道沒有？」史承澤看見和坤雖然笑容滿面，兩隻眼睛却是半下不瞬的盯着自己，知道對方還是存着試探的口吻，這少年立即把心神安定下來，依照金弓郡主的指教，把自己遇着皇帝的經過，（當然是說謊編造的）說了一遍，史承澤大意說自己本來是世代住在茅山裡的山民，一向靠着樵採，與及種些蔬菜過活，約莫在三天以前，一個剛才破曉的早上，自己恰好起來，到菜畦裡澆水耕作，山坳裡突然走出一夥人來，有男有女，其中還有兩個道士，挾着一個白面團團的中年人，直向自己住的茅屋奔來，自己正在覺得暗暗納罕，來人中的一個道士，突然向他開口，說有一個同伴染了急症，要借自己的茅屋住幾天，他看出這班人行徑蹊蹺，不是善類，正要開口拒絕，那道士却刷的抽出明晃晃長劍來，向自己胸坎一指，出言恐嚇，說自己如果不答允，馬上手起劍落，一揮兩段！他看見對方這樣的來勢，自己在深山裡孤立無援，只好答應。

和坤聽到這裡，猝然問道：「慢着！我來問你一句，你住在茅山甚麼地方！」說着向知府席寶琦使個眼色，席知府立即會意，吩咐左右取茅山地圖來，史承澤道：「哦！小民住的地方名叫做青林坡，是茅山最隱僻之處！」和坤突然問道：「你怎的會一個人住到那樣荒僻的地方，不怕盜賊虎狼嗎？」史承澤道：「小民先祖是丹徒縣人，鼎易之時，爲了逃避兵燹，携眷入山躲避，就在山裡住了

下來，後來小民長大了，覺得非常不便，滿心要搬徙到別處，不過一時安土重遷，猶疑不決罷了！」和坤聽了點點頭，表示滿意。

史承澤又再說下去道：「小民以爲這一班人是近處綁匪，綁了肥羊到來，擄人勒贖，要假借小民住的地方，收藏肉票罷了，那知過了一日，方才知道那中年人竟是當今的萬歲爺，不由嚇了一跳！這班叛逆真是胆大包天，却持聖駕，這不是抄家滅族的勾當嗎？他們是亡命之徒，當然不怕，最無辜的還是小民，向來安份守己，犯不着跟他們混在一起，給自己引來殺身大禍，這幾天來，小的時時刻刻想跑出來，給官府送個信，那知道這班叛逆對小人監視很嚴，簡直是步步跟隨，連大小二便也派人監視……」

他說到這句話，和坤又再問道：「叛逆一共有多少人？男的幾個，女的幾個，有難爲皇上嗎？」史承澤道：「叛逆一共有八個人，五個男的，三個女的，皇上並沒有受到怎樣的苦處，只是被他們用一條黑色手帕，終日綁着眼睛罷了！」和坤唔了一聲道：「好！你再說！」

史承澤道：「過了兩天，這班叛逆發生了意見，一班人主張把皇上送到別處去，一班人却說要把皇上留在這兒，因爲江南一帶水陸碼頭，官兵佈滿，要移動也不能够，大家爭吵得十分厲害，小民這時候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說家中的米吃完了，要到山下去糴，還得要買一點日用品，這班叛逆忽然對小的變了態度，和顏悅色，除了給小的幾兩銀子外，還要小人到蘇州附近去，看看水陸碼頭、官道驛站官兵的動靜，我起先以爲這些叛逆有意欺騙，對小的欲擒先縱，叫他派一個人帮小的一同下山，監視行動，這班叛逆却是大方起來，他們說相信小人，不用派人同去了，還給了小的兩天限期呢！」

席知府突然問道：「賊人對皇上監視得這般嚴密，老佛爺怎會把手書的密詔，交到你的手裡？快說，不准有半句含糊！」和坤白了席知府一眼，沉着面孔申斥道：「這一點我會問他，不用你來打岔！」席寶琦撞了一鼻子灰，只好嚥口不言，史承澤道：「小人的話還不會說完哩！叛逆劫持皇上的最初兩天，他們用黑布綁了皇上的眼睛，皇上不肯，一賭氣下不肯吃飯，這些叛逆慌了手脚，便把皇上綁眼的布除去，他向叛逆說悶得慌，長日無聊，要用筆墨臨池練字，叛逆起先不肯，後來也答應了！」和坤聽到這裡，不由自主的點點頭，原來乾隆帝日常在宮裡，閒來無事，最愛練字，他寫的還是趙松雪體，史承澤道：「就在小山下山買物的前一天，皇上突然叫小的斟一杯茶，他趁叛逆不注意的時候，冷不防把一個紙團，包了一團珍珠，塞入小人的衣袖裡，又用手指蘸着茶水，在小几上寫了『報官』兩字，隨即用袖子拭抹了去，小人馬上會意過來，下山之後，便一口氣跑到這裡來了！」他說到這裡彷彿還有餘悸，喘氣不已！

和坤聽完之後，點了點頭，回頭向席寶琦問道：「你查清楚了茅山地輿圖嗎？有沒有青林坡這個地方？」席寶琦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當真有這一個地方，就在中茅山第四座山峯，和第五座山峯之間，環抱了一塊小小的草坪，中茅山第四峯名叫縹渺峯，第五峯名叫寶蓋峯，兩座山峯之間，還有大片密樹林哩！」和坤微微領首，向史承澤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今天來告密，功勞不小，由今天起，你住在知府衙門裡，由官兵保護，不要外出，如果這次把皇上救回來，朝廷一定有重重賞賜，知道沒有？」

他這幾句話表面看來，堂皇冠冕，其實要把史承澤軟禁在蘇州府衙之內，作為人質！史承澤慌忙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青林坡這地方十分隱僻，各位大人如果要到小的房屋裡，捉拿叛逆，救回皇上，

還要小的引路哩！」和坤聽見史承澤這樣一說，恍然大悟過來，自己要救回皇帝，還少不了要做嚮導，他向左右差役道：「那麼，你把這姓王的告密人帶到簽押房去，等候命令便了！」這些官差皂隸轟諸一聲，把史承澤引到簽押房不提。

和坤又把癩道姑洪仙韻、桶老人寇東萊，和安順海、樊威等一班侍衛喚到跟前，商量怎樣由叛逆手裡，救回皇帝的方法，洪仙韻聽說對方把皇帝收藏在茅山，第一個表示不信，她搖搖頭說道：「茅山我已經到過了，雖然有百十里縱橫的地方，大小山峯也有二十多座，卻沒有密林幽壑，叛逆怎會這樣的傻，把皇上收藏在茅山？我猜這姓王的小子，奉命到來說謊罷了！」和坤聽見洪仙韻這樣一說，拂然不悅，答道：「皇上身繫社稷安危，咱們決不能夠憑着一己決斷，便硬說人家是奉令到來說謊的，俗語有說，紙裡包不着火，如果再就延下去，給朝上皇太后知道消息，咱們每個人都是死罪呢！」樊威說道：「中堂大人的話很對，咱們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好在茅山離這裡不遠，只要派人前去一查，便可以明白哩！」

癩道姑冷笑一聲，不再說話，和坤看見她這副神情，心裡老大的不高興，便向小安子道：「安順海，你向來足智多謀，說說咱們應該怎樣到青林坡去，拯救皇上？」小安子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咱們應該用外邊包圍，裡面突擊的方法，先派重兵把青林坡四面扼守住了，將這片可疑地段，圍得水洩不通，然後再派幾個藝高人胆大的高手，在黃昏日落的時候，趁着暮色，猝然進襲……」小安子說到這裡，席知府突然嘆了一聲，開口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洪仙姑怎的一下子不見了！」

和坤吃了一驚，連忙扭頭看時，癩道姑洪仙韻剛才還站在花廳的一個角落，此刻却是踪跡不見！

大家不禁起了一陣騷動，和坤更加不高興，沉着面道：「洪仙姑完全是客卿的身份，她以前跟皇上說過，要來便來，要走便走，咱們不用理會她，繼續商量正事便了。」大家不敢再多言語，和坤又跟大家商量了一陣，決定採用小安子的計策，由蘇州府派出勇猛善射的弓箭手五百名，由侍衛領班樊威帶領，担任包圍青林坡，小安子跟寇東萊兩人，負責到山民王澤的家裡救人，至於和坤本人呢！乾隆帝的密詔雖然叫他親自帶人到茅山馳救，但和坤本人却是乖巧異常，不敢入山，他自己却帶一千旗兵，和蘇州參將劉守本，游擊將軍聶雲雄，扼守茅山麓南面，名目上是遙為呼應，兜截逃犯，其實是置身事外，怕死貪生罷了！至於那五百名入山的弓箭手，一律卸了號衣，扮成山民樵子的模樣，分批出城，到茅山下方才化零為整，一起入山，這天黃昏薄暮，負責營救乾隆皇帝的隊伍，果然分批出發。

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先說寇東萊和安順海兩人，扣押着史承澤，一直來到茅山山麓之下，那五百名箭手也接着分批到達，小安子向史承澤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看準了道路，帶我們掩襲這班叛逆吧！如果這次成功，你就是一生富貴，連子孫也吃着不盡啦！」史承澤點頭道：「兩位侍衛大人放心，小人是本山裡土生土長的人，青林坡有幾顆樹木，小的也完全知道，二位跟着我來，保不誤事！」小安子見他說得這樣有把握，便吩咐史承澤向前帶路，史承澤問官兵要了一柄單刀，一細繩索，探身先行，大家唧尾緊隨，繞過幾座山峯，這時候天色已將近二鼓，明月在天，疏星點點，空山裡寂然無聲，只有兵弁鑽過茂林修草的時候，驚起一些宿鳥，撲撲亂飛罷了！大家在沉默裡行走了一個多更次，不經不覺，到了一道長嶺之下，史承澤突然站住脚步，說道：「各位留神！那邊山坳下面閃出一盞燈火，那就是小人的住屋了！」

大家抬頭向史承澤手指的地方望了過去，果然沒有訛誤，對面五里以外的山坡下，茂林掩映之中，當真透出一點昏黃的燈光來，小安子在各人之中，眼力最好，還約畧看出兩間茅屋的輪廓，他向史承澤道：「王兄弟，老佛爺就在屋裡嗎？」史承澤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皇上就在我的屋子裡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除了寇東萊一個人之外，個個面上登時變色，小安子吩咐大家立即伏下，不要弄出聲响，打草驚蛇，他向寇東萊耳邊低低說了幾句，方才向史承澤說道：「咱們兩個人爬行過去，看看屋裡有多少人，方才再決定動手的時間！」

史承澤裝出害怕的樣子，戰兢兢的說道：「你一個人過去不行嗎？我怕給那些叛逆看見，他們全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會一下子要了我的性命呢！」小安子低聲呵叱道：「你別那樣生人，不生胆子，既然有胆量向官府告密，還怕做嚮導嗎？只管放心，有我在你身邊，包保傷不了你一根頭髮！」史承澤聽見小安子這樣說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和安順海兩人，離開隊伍，蛇行鶴伏，兩個人一先一後，披荆穿棘，蜿蜒爬行了四五里路，果然來到史承澤的小屋旁邊，只見這兩座茅屋靜悄悄的，一燈盞然，却是一個人也沒有！

小安子不禁狐疑起來，屋裡既然點着燈火，決不會沒有人，難道所有人都離開了屋子嗎？那裡有這樣精巧的道理呢？他雖然足智多謀，不禁一陣惶恐！史承澤爬近小安子的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爺！屋裡像沒有人哩！」小安子隨手抓了一顆碎石屑，托在掌心，用力一彈，那顆石屑呼的一响，直射在窗框橫木上，閣的一聲輕响，說也奇怪，屋裡仍舊沉寂如死，沒有半點反應！

安順海再也沉不住氣，倏的一拍雙掌，現身出來，一個「海燕掠波」之勢，撞向屋門，他用「鐵

籬笆」的身法，側起肩頭，照準那兩扇虛掩着的柴扉一撞，砰彭兩聲，門扇被他猛力一撞，當堂跟門框脫了筍臼，嘩啦啦，應肩倒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屋裡一燈如豆，空空如也，那裡有半個人的踪影，小安子看見白木桌子上，放着一把紫砂茶壺，小安子伸手一摸，覺得茶壺裡的茶兀自滾熱，可見屋裡的人，剛剛離去不久，安順海正要跑出屋外，喊史承澤進來，詰問一切，那知道他才一轉身，窗外嗤嗤兩聲，兩道烏光破窗飛入，猛向小安子面門胸口要害同時飛到！

這一下出其不意，突如其來，換了本領稍差的人，已經着了暗算，好一個安順海，却是耳目靈警，身手敏捷，烏光才一飛入，他已經施展「聽風接暗器」的本領，伸手一綽，已經把破窗射入的暗器，接到手裡，可是這兩支暗器的勢道異常勁猛，把小安子的手指撞得隱隱生疼，他低頭一看時，原來是兩支七寸多長、黑沉沉的烏木，無鋒無稜，像這樣的暗器，真個是自己生平所未見！小安子真個吃驚不小！立即把腰身一扭，使了一個「金鸞織柳」的身法，颯颯兩聲，穿出屋外，只見十丈以外，兩條黑衣人影，疾如脫弦之箭，向着山坳入口飛奔過去！

小安子心頭火起，喝道：「暗箭傷人，算的是那一門英雄好漢！待要跑到那裡？」一提真氣，流星逐月也似的，追了下來，引誘小安子追趕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，他們依照母親金弓郡主定下的計策，把小安子引開，好讓史承澤行使第二步妙計！

史承澤在小安子追趕史劍虹兄妹的時候，發狂也似的向來路跑回，他故意在泥地裡打了幾個滾，弄得一身泥土，通體污穢，這少年壯士一直跑到寇東萊和弓箭手伏身的地方，高聲叫道：「不好了啦！安老爺在屋子裡，給刺客包圍哩！」寇東萊看見史承澤神情狼狽，信以為真，立即向弓箭手叫

道：「吶喊！衝鋒！」五百弓箭手齊聲叫喊起來，驚天匝地，打破了黑夜的沉寂，人影幢幢，四面八方直向小屋衝去。

寇東萊爲了要在皇帝面前邀功，一身當先，奔跑了兩里路，他奔到一株大樹下，樹頂枝葉簌簌幾响，飛隼也似的掠下一個人來，這人身材高大，黑色衣褲，頭上戴了一個黑布面罩，手裡擎着一柄光閃閃的長劍，脚尖還未點地，劍光一個盤旋，已經砍翻了寇東萊身邊兩名弓箭手，寇東萊大吃一驚！更不打話，伸手向腰一捋，嘩朗朗，抖出那條帶刺鈎鞭，他還保持着武林前輩的身份，不肯暗襲，叫了一聲：「看招！」六尺長的鈎鞭一抖，呼呼呼，「雲麾三舞」，接連打出三鞭，向幪面人上中下三路同時捲到。

幪面人哈哈兩笑，身子一幌，也不知道他用的是甚麼身法，一下子便鑽出鞭影包圍圈，嗤的一劍，向寇東萊腰肋「白海穴」刺到，寇東萊認得來人穿過自己鞭影的身法，竟是武當絕傳的「沾衣十八跌」，不禁心裡一驚，他立即一坐腰身，用個「倒拗枯蓮」，躲過對方劍尖刺穴，刷地一輪鈎鞭，使了招「蟄龍驚蟄」，鞭梢抖得筆直，猝點對方的太陽穴，這一着攻敵之所必救，幪面人劍鋒一卸，用了一手「季扎掛劍」，嗤的砍中鞭頭，把那六尺長鞭撞了回去！

這幪面人正是武當大俠岳金楓，他在南山山隱居十幾年，劍法已經臻入化境，寇東萊才一跟他交手，暗裡心驚，他把鈎鞭一抖，使出「八方風雨」鞭法來，剎那間翻翻滾滾，漫天匝地全是鞭影，四面八方也是寇東萊的身形，岳金楓却是個大行家，哈哈一笑，使出武當鎮山的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，連人帶劍，捲成一道精光長虹，在滿天鞭影裡，左衝右突，寇東萊用盡本領，長鞭飛舞，彷彿撞着鐵

壁銅牆，他兩下裡這一動手，真個半斤八兩，銖銖並較，追風逐電也似的鬥了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！

那些清兵的弓箭手，看見寇東萊過了勁敵，吶喊連聲，紛紛包圍過來，要想倚多爲勝，那知道他們這一蜂湧上前，反而合了岳金楓的脾胃，這是爲何？原來武當派的「連環奪命劍」和「沾衣十八跌」，都是以少勝衆的功夫，本來一個人的功夫，任你怎樣厲害也有限度，就算你有楚霸王再世的勇力，極其量可以抵敵十人百人，如果遇上千人萬人，那就要寡不敵衆了！可是武當派這兩套功夫，却是恰好補救這個弱點，如果「沾衣十八跌」功夫練到化境，便能够利用敵人的勁力，反擊敵人，任你二三十人一齊上來，也要跌得橫七豎八，四脚朝天！「連環奪命劍」呢？完全是尋隙抵瑕的功夫，說真一句，就是以敵制敵，假如對方有四五十人，一齊舞動刀槍棍棒過來，圍攻自己，這套劍法便用一種牽引的力量，以敵之槍，制敵之棍，運敵之矛，攻敵之盾，把對方弄得暈頭轉向，跌跌爬爬，本來是寡不敵衆的，却變了以寡勝衆！所以武當絕技，名震天下，清兵剛才蜂湧過來，岳金楓一聲長笑，劍法陡的一變，只見他跟隨着敵勢圍團而轉，連人帶劍，舞成一個光環，在清兵刀槍夾縫裡飛舞來去，如虎插翅，似蛇生足，所到之處，清兵的弓箭手紛紛仆跌倒地，呼號喊痛之聲，混成一片，把個寇東萊氣得三屍暴跳，五內生烟，自己的帶刺鈎鞭，雖然飛舞趕打，勢若奔雷，始終不能够把對方纏住，只有吼叫如雷罷了！

史承澤却趁着清兵秩序大亂的時候，跑離了青林坡，直向山外奔去，他提着一口氣跑到山麓，冷不防側面嗤嗤連响，射過一排弩箭，史承澤險些兒給弩箭射個正着，好在他身手還算矯捷，立即滾身伏地。少年壯士知道這些弩箭是清兵射的，高聲大叫：「不要放箭！是我！」清兵聽出他的聲音來，

立即停止放箭，史承澤方才爬起身來，再跑了幾十丈，只見和坤那簇人馬聚集在空地上，史承澤跑到和坤馬前，高聲叫喊：「中堂大人！叛逆十分厲害，兩位侍衛大人失了風哩！」

和坤一聽之下，不由嚇一大跳，喝道：「寇老英雄和安侍衛兩個，都是武林裡面頂尖兒的好手，又有幾百官兵幫助，怎的連幾個叛逆也拿不了？怎樣失風！你說！」史承澤叩頭道：「相國大人有所不知了！這班叛逆的消息真個靈通，官兵才一開入茅山，他們便自覺察出來，把皇上移到別處，却在小民的住屋裡，擺下了空城計，點亮燈火，引誘我們，小人一時不察，和安老爺蛇行匍伏過去，那知道還未踏入門限，門縫裡射出暗器來，把安老爺打倒，生擒活捉去了，小的連忙大叫救命，寇老爺立即帶官兵向小屋衝鋒，要搶救安老爺，那知道屋門開處，跳出幾個男女劍客來，完全是叛逆邀請來的高手，一面把寇老爺敵住，一面亂殺官兵，猶如斬瓜切菜也似，小人見這些叛逆十分勇猛，幾百官兵包圍着他，兀自給他們幾個人殺得落花流水，所以冒險跑來送信，請中堂大人立即派人救應！」和坤看見史承澤滿身污泥，說話時候兀自呼呼喘氣，立即信以爲真，向劉參將、聶雲雄兩人喝道：「趕快催動人馬，殺進山去！」

跟隨着和坤的，除了參將劉守本、游擊聶雲雄之外，還有大內侍衛侯景茂、邵天華、岳正平、高炎元、焦春雨五人，這些都是由京師一路追隨乾隆帝下來的大內高手，聽說自己的同伴遇了埋伏，不等和坤吩咐，已經催動人馬，直殺進去，那知清兵前隊才一進入茅山，半山腰裡呼的一响，冒出一條黑衣人影來，正是癩道姑洪仙韻，她向史承澤冷笑道：「小子！你這些花言巧語，只可以騙得和坤堂，却騙不過你姑奶奶，趁早跪下！」話未說完，伸手一抓，其疾如電，向史承澤胸口衣服抓到！

癩道姑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史承澤大吃一驚，要躲閃經已來不及，眼看就要給洪仙韻劈胸一把，抓個正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刺斜裡呼呼幾响，飛過一連串金光閃閃的彈丸來，宛似一蓬星雨，向癩道姑迎面飛到，洪仙韻認出這些星雨是彈弓打出來的彈子，本來以她一身內外功夫來說，對這些鐵彈子，實在無所畏懼，可是這一串彈子却朝着她的咽喉眼睛打來，還有一部份彈丸奔向太陽穴，這些都是內功防護不到的地方，一給打中，不死也要重傷！癩道姑立即掣出烏金短劍，用力一抖，一道強烈劍風，竟把這陣彈子激蕩得紛飛開去，猶如滿天花雨，落英繽紛，她正要開口喝罵，側面呼呼幾响，又是三道烏光，齊齊飛來，癩道姑一扭腰身，居然在咫尺狹窄的山徑上，施展開鐵板橋身法，讓那三道烏光，貼着自己腰肋過去，可是這三道烏色光華，勁猛異常，打不着洪仙韻，直射入清兵隊伍內人叢裡，立即發出慘號呼叫，三個清兵倒地身死，暗器原來是三支小小的烏木，直貫胸膈，衆清兵看在眼裡，不禁爲之大駭！

洪仙韻看見這兩件暗器的來勢，心裡明白，來的一定是史存明夫婦，發彈丸的必然是金弓郡主，投擲烏木神錐的除了史存明之外，那裡還有別人？估不到自己兩個對頭尅星，由萬里迢迢以外的天山，趕到這裡，洪仙韻面上雖然不動聲色，暗裡却是吃驚不小！她把手裡烏金短劍一晃，厲聲喝道：「那裡來的鼠輩？居然潛使暗算！」話隨聲起，拔身一聳，猛向彈丸來路飛撲過去。

史承澤趁着清兵混亂的剎那，就地一滾，這是他新近學成的地堂功夫，滾出人叢，他這樣一逃走，和坤近身幾名親兵，齊聲大叫：「捉拿奸細！」飛步挺刀追上，那知道暗影裡颯颯幾响，路邊的長草裡現出四個黑衣少年男女，正是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名小俠，高聲大叫，「和坤

洪仙韻拔身一縱，猛向彈丸來路飛撲過去。



奸賊！快來納命！」

和坤坐在一匹高頭白馬上，估不到在這個時候遇了埋伏，再聽見這樣的呼喝，心裡一驚，「軟膝病」當堂發作，撲通一交！摔落馬下，原來和坤的軟膝病，固然是嚴重的風濕病症，另一方面，也跟色慾過度有關，所以他在京師時候，每天都要宰殺活的貓狗，剝皮包膝，然後可以行動，但是自從跟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之後，這毛病却消失了！是甚麼緣故呢？一來是江南氣候跟京師不同，風濕到了天氣暖的地方，便不容易發作，二來和坤跟皇帝陪伴一起，要拼命裝出正人君子的模樣，難道當着乾隆帝的面，還要宿娼逛窯子不成？只好吃獨宿丸，在這樣情形下，他的軟膝病便不藥而痊癒了！今天晚上猝然遇伏，心裡一嚇，老毛病發作起來，身子不由自主的一翻，滾鞍落馬！

管寒溪、桂月娥兩師兄妹，痛恨和坤刺骨，平日尙且將練功靶子的皮人，叫做和坤，劍刺鏢打，一旦撞着了真的和坤，翻鞍落馬，那裡還肯放過，各自把寶劍一閃，飛身上前，尤其是桂月娥，急不及待，長劍一引，就要向和坤分心刺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側面寒光一閃，呼呼，兩根長大兵刃挾着勁風，向桂月娥腳下掃到！

桂月娥嚇了一跳，她估不到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立即翻臂迴劍，「玉女綬針」，向下一截，叮噹，掃過來的是一對短柄狼牙棒，跟桂月娥寶劍一撞，火星飛舞，女英雄的玉臂也震得麻辣辣，使狼牙棒暗襲桂月娥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大內侍衛焦春雨，女英雄勃然大怒，長劍一指，刷刷兩招，「高祖斬蛇」、「風雷交伐」，刺面門掛兩肋，賽似追風逐電，焦春雨揮狼牙棒一封，便跟桂月娥戰在一處！就在桂月娥遇敵的同時，管寒溪也被另外兩名大內侍衛截住，這兩個衛士就是邵天華和岳正平，

管寒溪挺劍向前一撲，邵天華鐵拐一分，掃打兩肋，岳正平雙刀一展，砍向管寒溪下三路，這一下左右夾攻，迅如電火。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八集。）

武俠小說

蹄風著

血戰古兜山 (全 1 集)	每集 1.00
勇闖十三關 (全 1 集)	每集 1.00
鐵掌雄風 (全 1 集)	每集 0.80
旁門崆峒劍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海南俠隱記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猿女孟麗絲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天山猿女傳 (全 5 集)	每集 0.80
游俠英雄傳 (全 7 集)	每集 0.80
游俠英雄新傳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龍虎恩仇記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清宮劍影錄 (全 10 集)	每集 0.80
武林十三劍 (1—16)	每集 0.80

石冲著

峨嵋雙秀 (全 4 集)	每集 0.90
紅衣女俠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湘江大俠 (全 4 集)	每集 0.90
翠鳳銀燕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少年游俠傳 (全 5 集)	每集 0.90
劍底鴛鴦錄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
其他

清宮戰喇嘛 (全 1 集)	每集 0.80
螳螂奇俠傳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塞外呼拉鞭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
書目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印行

金鋒著

虎俠擒龍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漠海雄鷹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嶗山七鶴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大澤龍蛇傳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西域飛龍傳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天山雷電劍 (全 6 集)	每集 0.80
冰原碧血錄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青門鴛鴦劍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血洗地獄島 (1—8)	每集 0.80
子母離魂劍 (1—6)	每集 0.80
猿山神劍 (1—3)	每集 0.80

高天亮著

鞭聲動南北 (1—11)	每集 0.80
廣東梟雄傳 (全 10 集)	每集 0.80
新廣東梟雄傳 (第 1 集)	每集 0.80
刀下留痕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痴情女俠 (1—6)	每集 0.80
刀下情仇 (全 7 集)	每集 0.80
幪面女俠 (1—3)	每集 0.80

金童著

仙鶴神針 (1—3)	每集 0.80
俠胆柔情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九毒血仇 (第 1 集)	每集 0.80

蹄風

最新武俠名著

天山猿女傳

全五集 經已出版

「天山猿女傳」為蹄風先生最新精心著作，經香港、泰國兩地報章連續刊登，現由蹄風君重新校訂，交本社出版。內容描述孟麗絲得天龍高僧傳劍後，與大藏派各同門鬥技，會盡各派高手之事蹟，故事曲折離奇，氣氛緊湊，比劍鬥掌場面特多，其中橋段為以前「清宮劍影錄」等著作中所未曾道及者，本社保證讀者閱時不忍釋卷。現第四集經已出版，愛好蹄風先生著作者，請勿失諸交臂。

允 伉·插 圖

每集五萬餘字 售價港幣八毫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大澤龍蛇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
西域飛龍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
天山雷電劍(全六集)……每集八角

虎俠擒龍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
冰原碧血錄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
漠海雄鷹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
嶗山七鶴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
青門鴛鴦劍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
血洗地獄島(1-8)……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(1-7)……每集八角

猿山神劍(1-4)……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 (七集)

著作者：金 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1750.80.60

Printed in Hong Kong